

正宗大王實錄

卷之五十二

下 未 巳

0230753  
110152



230253

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未已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二

秋七月丁巳朔教曰大享時提舉之使之進去者蓋為各室行禮時立於協律郎之前待享事告成也提調金文淳許述黃昇源除授牌招齋宿春秋大享則殿享亦有之而都相若值獻官時承旨立於第五室尊所協律郎之前亦如太室大享例事分付本署載之該房該曹掌故○御仁政殿親傳 宗廟秋享香

祝○下醞酬湯藥丸于 太廟秋享享官等教曰今年 太廟秋享擬欲親將

而未果憧憧耿慕曷敢少弛日熱又是近來所罕予念諸享官為予替勞特以

投醪之意下此藥物俾為滌暑之資須與諸執事分喫而下逮僉舞工人無遺

分給俾知此意○教曰自受香前夜甘霖卷霽享夜益清雲觀擇日官令該監

高品付料以近日極熱今夜則日氣不至甚熱茶品皆精好而享事如儀順成

萬幸萬幸獻官臺監等祗迎班處分人並安徐○戊午○己未以李祖承為吏

曹叅判李魯春為吏曹叅議宋銓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得臣為漢城府判尹○

庚申以金翰東為司諫院大司諫○辛酉以正言任燦上疏教曰 先朝却膳

臨門受教成憲其時搢紳疏箴在史庫昭載記注于今四十四年之間公車文

跡不敢提李潛二字蓋以上遵受教下懲搢疏也即見鄉曲一臺臣之疏有冒

犯句語鄉外新進藉或不識不知而在院諸承宣之無一言往復決是常情之外今聞諸承宣自首之言實情果不知有受教與搢䟽而捧入云如同副者身從下土猶或似然其外諸人之曰以不知不知之罪與知而故犯可謂捨二五而求十直勘當律近於混圖更動口教亦關國綱承旨李集斗鄭尚愚李庚運沈象奎李魯春俞岳柱為先下義禁府拿囚即為嚴問捧口招以草供捧入爇䟽不傳○賜祭于文簡公金淨文簡公朴祥○以李翊模為吏曹參議○壬戌以金祖淳為吏曹參議金載瓚為議政府左叅贊○癸酉義禁府啓言前承旨李集斗等口招渠等愚迷昏昧先朝受教搢䟽事實全然不知今日臺䟽有冒犯句語而不能往復退却自犯罔赦之罪云判曰受教所重無非莫重豈有輕重之所敢區別至於伊時受教嚴重之中尤為嚴重有不敢提道於文字之間且况昭揭之律名即又人臣所不敢承聞之教近來之人雖昧典故在卿士大夫之列者皆稱全然不知不知亦罪貽羞非細且於年前似亦因重臣事葛藤有所考出史館與堂后所在文蹟之舉則故實雖諉之不知近事亦敢曰不聞乎不可以此爰辭輕加處分更捧口招其中俞岳柱不惟不知亦必不聞姑為保放義禁府以更招啓判曰躋宰列至下大夫者初供曰以不知今供亦曰

不聞寧以一毫不然之說納供乎但當依其言信之與俞岳柱等特為分揀放送而受教及摺疏之考出本當出給先自本府載錄於關和政院三司亦為敬錄事分付諸囚中李魯春則供語太涉碍眼重臣事葛藤在於宥還後有年之後則雖曰贖伏鄉曲敢以此說藉重乎多年夙夜諸僚之曰未聞知者何必專責於此囚而爰辭之無嚴不可無勘懲仍囚待下教更推○大司諫金翰東上疏曰日昨正言任燦之疏還收大槩即賜出給臣未知其所言之為何事而第以傳教中二字而觀之其冒犯受教槩可揣知嗚呼此何等大義理關係處而到今百年之後尋常提及實是無嚴之至者况又先大王臨門飭教懇惻嚴重其後四十餘年之間無敢更有說到者則渠是何人乃敢若是雖是急於構人畢竟歸於故犯豈可諉以鄉曲之無知而不顧關係之至重乎臣請前正言任燦原疏亟賜頒下使中外之人曉然知其所犯之由為先施以刊改之典抑臣於向日事竊有長吁却顧而按抑不得者即前校理朴吉源疏是已初於會座之時突入擅斷已失議謚之體伊後對卞之章尤極駭悖迺曰故相之為忠惟沈奎魯一人知之噫嘻故相臣文肅公蔡濟恭之平生秉執自是撐天地巨宇宙而泯滅他不得環東土含生之倫少有知識者孰不知其為忠而獨吉源

輩不知彼雖無知尚具彞性豈敢為此而見聞所濡罔念義理之重傾軋成習不顧忠逆之分縱恣無忌乃至於此若此不已則朝象無可靖之日世道無可鎮之望臣謂前校理朴吉源亟施竄配之典雖以會坐諸臣言之視若尋常初無一言論卞致使莫重議謚有此末後紛紜此亦不可置而不論臣謂叅會諸臣並為譴罷宜矣批曰任燦疏以違禁自在不捧中何以推來領下乎不審之罪固有之刊改事依施朴吉源事其疏設有不擇語處其罪至於竄配乎此則爾言亦不免阿於私况吉源已經處分則尤豈可一事再勘乎叅會諸臣事勿論沈奎魯朴吉源及他餘人苟能善為則若是乎譴罷事依施○修撰趙得永上疏曰即伏見大司諫金翰東疏批下者有前正言任燦刊改事依施之命臣未知任燦疏中違辭之何如而雖有冒禁之言承宣之出入近密者尚此昧然彼新入臺地之人安能知之責之以不審容或無怪勘之以刊改豈不太甚矧茲特命肇視已經勘處則職居僚臺者敢懷挾雜之心反售搏擊之舉其所擬律太不襯着臣竊恐清朝敢言之風從此益消沮矣伏乞前正言任燦刊改之命亟賜收還大司諫金翰東反施刊削之典批曰爰象不佳固非一端四時行焉由於不言近予體而行令則甚矣逐波如漚者迷不知津弩劒非為魑蠃之

具而酬應則有煩疏宜還給今之時非渠從祖輩當銓行政時風習今時自有一副當修道之謂教之規模其所不能宣揚之責當問諸阿誰○甲子教曰寧邊府使徐滢修為副使出待安州牧與上使偕往事下諭封畧既為之云而查對則上使體重承文提調替行事宜于都堂○乙丑○丙寅次對上曰予之眼視漸不如前經傳文字非眼鏡則難以辨認而眼鏡乃二百年来初有之物也帶此臨朝有駭觀瞻近有日記文蹟考見之事而亦難如意披閱此不但尋常眼病有思慮有事為如期輒發背脊上太陽經及左右脅間有氣若燃炬以致此崇間或試處不獲之瘳則瘳面亦隨而漸溫始若稍爽終又難耐此莫非太陽經鬱火充滿之致緣予學力未到志氣不能制血氣故也既不能治心而治身則又何可以治人乎然而嗣服升三四年治不後志徒有役心之病自反而求汗不至此而亦惟曰工夫未至血氣為病故耳第以治人之道言之目下交象終難丕變此予之不能盡道而然歟抑今之俗習甚於頑苗之難化而然歟顧予御極以來所進用者雖不可盡謂之賢士大夫而意或有勝於宦官宮妾故日接承宣殆至十次矣此亦不免有弊故近日則稍變前規蓋為數斯踈之戒也而此又未見其效譬予之眼左右視而皆昏也惟予心則不至如眼半生

用力竊自謂心目之不信昏故凡於義理導率一世期不負一分擔負之責丙申以前子之所處非敢曰危疑而甲午乙未以來賴有一二臣同心即昨以後守此規模在下者亦不難於對揚矣世故多端事變層生乙卯以後則此規又不得不一變蓋以其年義理及典禮間事子之所秉者至正至大其餘大小事為惟務至當不欲處第二層而下之所以應之者不無藉賣之為弊故所以略加矯正者此也甲寅以前真所謂王伍王叔文汲汲如顛狂固不足道伊後世道未能食效問其義理皆欲漫漶向所謂尊聖德辨聖誣云者便是累其德而加其誣也未知此事孰主張是日前試泮儒也詩題曰夜夜篝緡眠獨遲是子自况也賦題曰飯牛牛肥欲以百里奚之爵祿不入心或冀今人之效此惟此苦心非卿等孰可以對揚乎上古則聖神立極師道在上後世則不然師道在下今子豈敢以師道自居而道之所存師所存也道莫過於義理子竊有當仁不讓底意凡今日戴天履地圓顛方趾者一或背馳於此則非特為逆而已我國雖無夷族之法而終必剿殄滅之耳若於義理或有虧欠處則夫死爭之未為不可如其不然而謂子有所未盡於此則豈可乎日前忽見一疏之為李潛二字者疏語罔不成樣而為斥李家煥之邪學拖及於此子於是瞥見驚駭莫



究其故矣予嘗以先朝五十年章疏謄置五十餘卷名曰章劄彙編考其中未嘗有李潛二字此蓋闕係至重故在先朝不過筵教之一番提及而其後則口奏頒教亦不提起矣豈料先朝所無之言忽發於今日乎年前以李家煥事擾擾之時沈判府以大司成言之李書九亦有云云而其時則無恠其不能聞之故初不言而葛藤之只示其有禁而已今者任燦疏雖無足道名以臺章冒犯至此承宣之拿處所以重事面也如渠鄉曲之類固不足責而以先朝禁令之至嚴也故將欲一問於卿等以為罷削之地矣適有金翰東之疏請以刊改故依其言許施矣今日義理少或闡明則遠方雖無論而如燦之居在稍近湖鄉者豈敢不順軌率教乎設令為渠自辨不可薄警而止目今風習果無異於乙卯以前醉生夢死時則為今之道但當明目於出奴入主之義絲毫有違者若斬釘截鐵之不暇卿等安得辭其責乎予之義理若有不是處則無足怪也惟予之上上層秉執既明且嚴則其外事之一副規模誰敢違越於尺度乎任燦姑無論有一玉堂疏救任燦雖曰草草數行說而其中一則反汗二則反詈末又曰杜言路此則尤萬萬驚心矣戶判方登筵為此言者或欠絜狎於為親者諱之義而不得不言之矣其家之變鬼為人墨池雪嶺果何故耶所

謂當銓行政者乙未至月以前則子不論也而只是臘月行政為其罪案今者  
為其從孫者居然為言論至以任牒事處分敢謂之杜言路渠家之拂拭至此  
以其事關子身必欲全保兼為 慈宮至親故乙卯之甄用重臣有意存焉私  
不掩公我心無愧近日徐謙淳之下考後限前收叙亦此例也今日立朝者夫  
孰非先病後瘳之徒而或者以先病後瘳謂之反勝於自喬遷谷云子則為渠  
輩瘳病之醫渠何敢為此乎似此等說雖草野之賤亦難遽陳苟非戶判家先  
重臣行政時風習何敢有是在昔大義論之若 溫陵復位至 先朝而始行  
六臣伸寃在 肅廟而始舉賢良復科亦久而後乃行當其時先正諸賢議論  
何如而若是其鄭重者蓋必待公議大行物論洽然然後始乃言之故也所謂  
趙得永之疏便同未徹固欲以不治治之然論以刑政若仍置則有涉如何而  
又以其乃從祖之從孫也故方在商量中大抵戶判蓋愆之念有所不足而致  
此寧不慨然予之苦心無人闡微目下宣揚之道非今人而誰予於今日實不  
欲過費辭氣雍容說去而若此類則非但不率教也亦殆近於誣上之科吾君  
不能尚謂之賊則誣上不能當置何辟雖以考出文蹟頒布有所下教而因子  
眼昏不能詳閱惟此史館考出之口奏頒教及日記中筵說卿等試看之大體

關係於莫重至敬之地又有不忍聞之教以此文蹟騰領於金吾騰錄及政院  
三司者太涉褻慢當初下教子未及周思故也卿等見之出而轉諭則一世之  
人自可曉然仍下冊子命承旨奉傳于大臣秉模等伏而披閱先看政院日記  
讀至云云次看史館考出文蹟讀至云云 上曰大體然矣卿等見而傳之足  
矣書出則豈不褻慢乎自 先朝時已為不敢言之事者此也得永之疏出於  
騰領事有命之後尤為駭然李潛事若屬於大訓邊則 先朝雖有此教辛壬  
義理予豈不闡明之乎如金龍澤五人等事為 先王子孫者固不可仍置譬  
如南宮迨散宜生之事在武王則不可以非正道責之故耳李潛則異於是丙  
戌一疏非但故相二人事為言而已又言 景廟在東宮陳疏請進宴而金鎮  
圭沮之以其時則患倭後也顧其際則辛壬後兩宮間已有至難言之端矣跡  
其事則欲以此悅豫於 大朝而為其所沮戲此 先朝所以有平日至痛之  
教也德游堂即我 宣懿王后所御處而 先朝事之無間於 仁元聖后此  
實因心之盛德至善而揭板之至今遵奉其義一也 先朝下教若曰南柳事  
則為予而欲載於闡義昭鑑以予之事不能一分有益於 皇兄可乎云云是  
故其時故相金在魯輩亦不敢以李潛為逆潛之贈職南臺今固自在卿等果

知之乎秉模曰臣果不知矣 上曰 先朝聖意以斥之者扶之者皆為不可  
故有此處分年前事端時子不以此事言于故相蔡判府者意亦有在欲扶之  
者若請以贈爵贈謚誰敢爭之乎大抵此等大義理如是不明任熯固不足說  
而世道可知昔之金龍澤輩則奮不顧身能有所辨而今之人則不然一邊則  
不順軌不率教一邊則又必曰為家煥昭脫李潛矣無論彼此貽累則同蓋正  
矯揉之方不得不責之於卿等矣夫義理不可二用事君事親二之則不可曩  
所謂尊聖德云者今焉何去乎今日事予恐辭教之過中好好為言卿等出去  
亦須以不費之辭俾圖曉惑自解之方也秉模曰臣等初欲以刊改請勘任熯  
矣諫長所論未免反輕至於趙得永則尤不可仍置矣語未畢 上曰大抵目  
下事有成福下移之慮威福下移而國可以為國乎幸而不至於此境豈不好  
哉予聞市上有稱以賁物屨者聚雜色為都家云今之為此者何異於是成德  
兩鄭好仁罰止其身而若此者圖竊國柄稔惡醞釀未知何人伏在何處而終  
必至於誅殛而後已不直之罪其刑為墨則今予之至以擬律為教豈或過乎  
姑不盡言忍之又忍予豈為一李家煥而然哉卿等見此而出語諸宰轉相告  
戒豈無可以闡明之道乎予則執其柄而已千枝萬轍泛應曲當則責惟在於

卿等以今日筵說先從沈判府事示之以相勉也趙家事為未決之案行且謀之好矣仍教承旨曰此筵說承旨與注書同為錄出頒示諸臣○召見回還正使具敏和副使金履翼書狀官曹錫中錫中進聞見別單曰一皇帝性仁孝上皇昇遐哀毀踰制欲持服三年宗室大臣以為上皇於皇祖昇遐之日持服百日請循舊制皇帝覽奏哀痛曰既以皇考已行之例為言亦不敢以私情有所踰越遂勉從之在宮內時用素服將至二十七朔以寓三年諒闇之義所謂素服者非白色而即去華飾之謂也故常御青色袍而親詣几筵日則又着縞素以上皇昇遐之日在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三日設行大祭梓宮移奉於陵所吉日初以八月二十七日消擇命以孺慕之忱有所不忍改以九月初二日陵號即裕陵而移奉時所過通州薊州等州縣以道路修治之役民命蠲免本年征稅云一各部院機要之任皆以滿人居之漢人則不過備負自是傳來舊法而自新皇帝親蒞萬機之後并用滿漢如劉墉之清謹王杰之醇確素所倚毗而方為大臣朱珪自南方巡撫入為吏部尚書彭元瑞以工部尚書特兼太子少保此皆漢人而其所親寵則不及滿人滿人之信用者即內大臣慶桂及戶部尚書豐伸濟倫工部尚書那彥成彥成即阿桂之孫濟倫即傳恒之孫福隆安

之子也和珅處分後即命十一王永理原任太學士董誥戶部侍郎戴衢亨及慶桂那彥成在軍機處行走軍機處在乾清宮東牆外而即機密要地也十一王以皇帝親兄承命總理中外大小事務必皆關白其所寵遇舉朝無右為人頗聰明而臨事多疑人皆畏憚朝官三品以上無論內外職皆軍機稟旨差出吏部則只差四品以下云一前任內閣學士尹壯圖雲南人也性峭直好極諫素為朝廷畏憚曾奏各省倉庫多虧欠宜皆反閱以陳奏不實退歸本鄉皇帝親政擢為給事中一皇帝好微行四月初七日率掖屬二人步出正陽門外琉璃廠吏部侍郎周興岱乘轎而過知其為皇帝蒼黃下轎皇帝轉身從間路避去自此以後大小臣民舉皆惶懼而前門外飯店殆至一空初政嚴明巨細不遺又有意於察民隱分遣御史又以近臣踵其後如是者數三衆口相合然後罰有罪者其或爽實則罪言者故人無枉罹御史亦不敢徇私云一乾隆晚年各關各門征稅甚重定例外又有盈餘名色雖以都城崇文門言之南京商貨捨此門無以入京故吏緣為奸殆無限節幾至商旅不行四月初命嚴盈餘一宓稅額毋敢違越曰此乃上皇有意未違者蓋欲無犯於三年無改之戒也一川楚教匪尚未殄平專由和珅誤軍務諸營觀望及珅死即命四川總督勒保

為經略大臣使諸營受其節制自正月以後擒賊魁五人夏初試士以討平教  
匪發策問之又下旨申諭俾為歸化之方使行出關時見車十六輛各載四五  
人自皇城來即黑龍江官兵之戰川楚歸者也巨魁已殲餘氛指日可除故皇  
帝特命罷歸云杭州益商願納銀三百萬以助軍功賞賜之費皇帝命受二百  
萬前此乾隆庚戌江南富商以皇帝八旬願納銀四十萬以伸慶抃之忱乾隆  
命受之商人納銀自此始而新皇帝襲用謬例為初政一疵云一丁巳十月以  
太上皇勅旨封皇帝貴妃鈕祜祿氏為皇貴妃命於孝淑皇后三年之後立為  
皇后今年四月下旨以為孝淑皇后二十七月今已廟期應遵勅旨正位中宮  
其父恭阿拉着即照例為一等侯而應行冊后典禮則嘉慶六年三月釋服後  
擇吉舉行云一和珅處置後人皆謂皇帝有三達德自即位以來知和珅之必  
欲謀害凡於政令惟珅是聽以示親信之意伴不生疑懼此智也一日裁處不  
動聲色使朝著一新奸宄屏息此勇也不治黨與無所株連使大小臣工洗心  
滌慮俾各自安皇妹之為珅子婦者另加撫恤此仁也和珅家有正珠朝珠一掛  
此則乘輿服用也和珅常於燈下無人時潛自懸掛對鏡把玩皇帝覈知之尤痛  
其罪惡云一和珅搃理諸部時凡事務皆稟決尚書侍郎皆備位而已珅死後

痛革此習又命各衙門及省藩凡奏事直進上前無得另有副封及正月二十八日八王永璇搃理吏部時吏部尚書呈殿侍郎鐵保專管諸務八王以侍郎之不隨事稟決責郎中曰吾當因事駁奏之保不得已使筆帖式有時往稟馬筆帖式即如我國之錄事也皇帝聞之惡其有珣餘習罷八王搃理之任黜保為瀋陽兵部侍郎云一頒勅副使例以內閣學士進士出身者派定而恒傑即未中進士者也湖廣道監察御史繼善劾奏朝鮮自是文華之邦詔使之必以進士派送者意有在焉恒傑素乏地望且無文識不可送皇帝以傑曾為贊禮助祭意其能知禮且以發程隔日不許及復命因禮物事至有降資之罰以禮部侍郎新赴衙門路人喚點皆以為御史之言若有先見禮部郎中伊勒圖以恒傑奉使不善對人有朝譏語恒傑聞而惡之謀欲陷罪及孝淑皇后終喪行祭時參班諸臣例着青袍而恒傑誤着藍袍上疏引罪仍言該郎伊勒圖不先知委有此錯誤以致諸臣之着藍袍者甚多宜加罪罰云云皇帝以為恒傑即禮部侍郎何待郎中之知委所奏甚糊塗勒圖勿問恒傑交部議處削職差代云一外國進香在前則自禮部舉行而已元無舉朝百官及使臣齊祭之事今番之張大出於優禮十七王之來訪諸貝勒之俱會固因皇旨云皇帝以方在



諒闇不欲引見外國使臣臨歸前一日適值殯殿動駕故特令祇迎仍致還朝後問安蓋皇帝間三日詣殯殿而自內往還朝臣亦不祇迎故知其為特旨也是日皇帝頒衣資於位高朝臣皆入闕謝恩如王杰劉墉那彥成慶桂彭元瑞諸人成班坐於神武門外橋頭外貌皆魁偉動止俱非常品知其極一代之彥一瀋陽有所謂夏園行宮者即謁陵時中路所御也瀋陽將軍奏請修理皇帝下旨以為此雖勑於太上皇時元非上皇本意滿州舊俗每當行幸勢帶毡廬帳房以為習勞尚朴之意自今撤毀行宮無為勞民傷財之歸云瀋陽諸議以當初將軍之請修行宮謂皇帝謁陵似不出數年內云一年事關內則雨暘不愆五穀豐登關以東自春徂夏雨水終愷遷於關內自瀋陽至柵門雖旱灾孔慘而皆是旱田別無大損縱不及關內比之關外又有勝焉秋成尚遠未能預判其豐歉云○首譯金在和進聞見別單曰一皇帝御極以後銳意圖治早朝晏罷屏退奸黨升庸名流懲於和坤權不下移雖果斷有餘而或臨事生疑下行羣工之事舉朝惴慄供職惟勤而十一王永惺捻理庶務恣行專擅士論不無頗有恭室之憂一皇帝登極以後雖惡和坤而無一言相及一日坤筵奏大上皇減太僕馬匹皇帝獨自語曰從此不能復乘馬矣筵臣之在傍聞之者知

珙之必無幸焉及珙之處置後馬匹之籍入內厰者殆過屢百云一太上皇晚年邊徼草寇種種竊發皆因官長侵漁民不聊生相聚為盜而調兵往勦頻年不解費用浩大府藏漸耗及和珅籍產後貨財珍寶充物官庫內局麥料以其多儲又於春間發賣屢百斤故間市之間銀錢甚踊云一皇帝欲於四月二十七日幸靜安庄設祭於孝淑皇后殯所蓋皇后尚今未葬而四月終祥故也靜安庄距圓明園不遠故因欲轉往第十七王永璘奏曰靜安之祭雖係情禮圓明之幸殆近遊豫雖無今日之諍臣其奈後世之史策皇帝從其言仍停一年衆星交流之災欽天監諱而不奏今年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欽天監以吉祥奏皇帝下旨責諭曰川陝一帶尚未殄平延及數省民遭荼毒戒慎之不遑而敢言祥瑞乎况災則諱而祥則奏大非愛君之道從今毋敢以祥瑞二字傳會登聞仍命外方禁獻珍禽之屬云一自康熙以後專尚右文之治而宗室懿親則守滿州舊俗俾皆習弓馬今皇帝皆令讀詩書課功令得與生監同應鄉試頗事文藝少祖宗崇武之意云○丁卯右議政李時秀陳劄請 太廟展謁更觀日候擇吉批曰秋謁後欲視階砌修改之役日熱雖如此豈可退行乎今日有雨意若得一霽在穡事必有沾潤之益其幸當如何然則始役當待晴行禮

亦當觀此進退○戊辰藥院以兩請寢動駕之命更卜吉日批曰為行禮修改望晴霽為穡事民情望霽霽憧憧一念無以適從更觀平朝陰晴當下教○展拜于宗廟教曰行禮始役後還宮至洞口外甘霽沛然萬幸萬幸雖有晴意階砌役處當沾濕且工役既始明間待晴為之甚便當都提舉諸堂知悉舉行○已巳平安道觀察使韓用龜以平壤府民家失火一百七十五戶被燒馳啓教曰西路使行交織於道路民必不病猶困况於瘡痍未蘇罷羸頓踣之中又被鬱攸折居之苦言念民情不能成眠所當下送宣傳官考察結搆庇身之狀兼施恤典而或反為弊姑止之即令廟堂關飭道伯招致燒戶民人於通衢曉諭奠居之意其中貧殘者特蠲公私之役新舊之還其外分等還與役間量除待其畢奠接具由狀聞而出補古城鎮將者時帶兼史晦前一巡視上來登筵詳奏○黃海道觀察使曹允大狀啓以為谷山府東五里雲中坊林溪里果有一小山稱名堂底山此山北從象山鳳頭等山作五峰屏立之象宛然若蛟龍糾結之勢其中第三峰地形稍高與局內當中處自作背負當以此地為最要而坐向則辛坐乙向然後可以的負第三峰而前後面勢平正圓滿但龍峰之名博詢故老終無真的指證者似或因古今沿革右有龍淵而山勢屈曲盤

結左有柱石其傍竒巖斗起儼作華表仍為低首向溪似龍頭之形龍淵之名既已的實則其為龍峰下龍淵可以推知辛坐處左邊五十步許又有可合乾坐之地此處亦為上好而若論背負之峰則稍低於辛坐所負之峰而亦不得為一局當中之地觀其圖形叅以淺見則辛坐似為一局之主而背負龍峰者亦不外於此地事係莫重不敢擅便謹以圖畫一本上送禮曹以待稟處碑石則金川烏石素稱品好臣營南門外 太祖大王勝捷古基碑南門內 仁祖大王誕降舊基碑皆用此石故浮出釘治運置於谷山府竒嵐山 聖祖馳馬基當於秋巡看審狀聞龍就章家碑記印送禮曹而字畫漫漶殆不成樣象山府院君祀孫康達秀使之仍留德源府以奉墓祭而碑閣新建處以該邑居康姓人入居○庚午○辛未罷吏曹叅判李祖承職以差祭不審也○停諸道秋操○壬申諭赴燕使臣教曰朱夫子即孔子後一人也堯舜禹湯之道得孔子而明孔曾思孟之學得朱夫子而傳朱夫子尊然後孔子始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迪彛教於窮宙陳常典於時夏以之異端熄而民志定即惟曰明斯道扶正學而究其本則尊我朱夫子是耳顧予至誠苦心對越方寸之中誦習其書若親警咳嘗於燕閒有暇就一部大全為日用厚生

之菽粟茶飯略之為會英類之為選統鈔之為百選槩之為節約集之為會選而竊又有契於春秋之旨擬成大一統文字欲以大全語類遺書與二經四書之傳義章句集註或問及啓蒙家禮著卦之考誤昌黎之考異以至魏氏之契楚人之辭通書西銘太極傳解等羣書哀以粹之作為全書如明道之志康節紫陽之狀濂溪則其於求端用力之方造道成德之序粲然煥乎無相錯糅夫子之門墻堂室於此考徵如日之麗天如水之行地庶幾有補於風教之萬一鳩輯有年行且就緒待編成告于先聖之廟而印行欲述朱夫子漳州故事春秋之先刊自有微意於大一統者存焉但語類義例多駭駁池饒兩本雖稱精善黃文肅尚不滿其意若其分門分部者張敬夫之類言仁趙忠定之類奏議蓋嘗見正於考亭函丈之際則微言大義鬱而未彰是豈朱夫子本旨泰山高矣滄海深矣見者想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似不待於序次編帙之中而傳五章之補缺即朱夫子大力量細工夫處予所願者學朱子也吾道之東顧不在斯歟考定之時宜加詳審須與眉徽建安之本而見得真面目可以成其書雖以大全言之台州奏狀不載於閩板且如陸王之帖梅花之賦逸而不列先儒不云乎穹壤彌道凝之則存乎人今行進賀副使之特授者以其素嫻於編書

且與諸臣偕聞編輯之本意也使行入燕之後另購大全真本與語類各本上  
价既承筵教與副使悉心覓求令內閣下諭近來中國學問滔滔是王陸餘派  
泛濫於白沙懷襄於西河而極矣未知大江以南建閩泉漳之間猶有夫子之  
耿光風烈之至今在者而或者新編之朱書未及遠播否乎予在春邱時求呂  
成公大事記積費經營始購燕肆心誠求之書豈不至若或藉此而雜書又出  
柵外則王府自有關和孰敢干之人或謂經傳不可禁而此有不然者尊閣乃  
上鄉本勝於唐本且况咿唔則立渝懶惰者卧看安在其愛如球壁敬若神明  
乎此禁之申嚴未必不為衛道扶學之一助且近日所謂經義只用小註遂及  
於所謂蒙引注訂諸家轉益茂裂鹵莽稗官雜史之外並與唐本經傳之不許  
購求即亦朱夫子反躬踐實之餘意亦令廟堂申明嚴飭於行臺處○觀象監  
請取才及勸獎時所用冊子陰晴表所用水銀並勿禁燕貿許之○咸鏡南道  
兵馬節度使崔景岳狀啓言甲山府同仁堡今既移設請置一烽於栢德嶺移  
所里德烽於綠磻峰設把守於嘉林泉水兩處從之○癸酉展拜 景慕宮○  
甲戌○乙亥○丙子次對教曰灣尹林著何至今不為赴任誠駭然矣近來紀  
綱雖曰解弛燥濕占便何敢乃爾辭狀限十度二十度之說不無入聞者元來

邊地守令不赴任則有即其地充軍之法義州亦邊倅也不可仍置方有見窠  
差送好矣左議政李秉模曰濟州乎上曰然非特濟尹而已向有侍從守令

輝 說

墮馬求遞者而其後京職依舊行公寧有如許道理乎濟州亦近邊將作

窠差送下教前勿許遞免○左議政李秉模啓曰使臣出疆副使書狀必見大

臣蓋重專對之意也近來此規寢廢請申飭從之○以尹長烈為司諫院大司

諫丁範祖為藝文館提學李致中為議政府右叅贊李得臣為刑曹判書金載

瑣為漢城府判尹李顯宅為忠清道水軍節度使○丁丑詣皇壇行禮以神

宗皇帝忌辰也仍御北營命望拜禮叅班儒武應製應射入格人施賞有差命

三學士及宋文正直孫吏曹訪問以聞曹文忠主祀家禮曹詳問草記○命移

建敬奉閣於奉室西遺外教曰昔在先朝建閣於槐院近處敬奉皇朝誥

勅因院解頽圯巋然一閣在路傍甚妨於觀瞻此不過一間屋宇撤此構彼不

至役鉅且皇壇之東既有奉室則於其壇外側增仍舊架移建妥奉允合事理

令度支問于禮曹擇吉舉行○戊寅命敬奉閣誥勅御筆御畫奉安後每年春

初奉審著為式○已卯以洪良浩為議政府左叅贊○命奉室行禮兼行敬奉

閣行禮於奉室前著為式○命承文院採錄皇朝時表箋奏咨等文字之散

已未

十一

見野乘文集者成書以進○庚辰詣奉室行禮○教曰朝詣列泉門外行禮仍  
審敬奉閣新址雖是騰鏤之本而 皇朝誥勅藏于皇壇之傍絳雲青簡若接  
昔日皇華之盛周旋登降當作何懷自洪武二十五年煌煌誥勅輝映海山四  
牡交馳視同內服惟我 列祖是承是述拱護如彛器尊閣如大訓逮至南城  
之駐蹕忠貞公尹集文簡公鄭蘊言於行在曰彼若求 皇朝誥印以義爭之  
彼必見鯨 聖祖獎之而特危事窘難以義爭太王珠玉不得全有於去邠之  
時則此志士仁人所以撫膺長嘯至於投血而不知止者也適當是閣之移建  
想古人為國先事之憂尤切曠感李提督三學士兩大臣祀孫參班昨既有命  
文簡後孫豈可獨漏使之一體參班騎箕百年久闕官享豈非欠典文簡公奉  
祀孫內贍奉事鄭軾特除守令示子寤寐不忘之意○承文院提調李書九啓  
言昨日取見槐院所存謄錄 皇朝時表箋奏谷呈揭等文字頗多蒐輯而數  
三卷見佚敬奉閣奉安件今當考出添錄矣臣意則此等文字之散見於野乘  
文集而闕漏不載者亦必有之廣加探錄編成一書以活字印出若干件分藏  
于史庫諸處若其考出編次之役則令本院官負及製述官吏文學官中可堪  
人分掌看檢似好矣從之○辛巳敬奉閣改建之役告完 上親詣奉審奉安



詰勅閣在 皇壇西移揭敬奉欽奉兩扁于閣之內外楣皆 英廟御筆也安

小橫于北壁奉安追感皇恩編二卷先朝命芸館編進皇朝詔勅一冊印皇朝

賜寶印本一件國初功臣教書年月日進名曰追感皇恩編御筆題于卷西宣宗章

皇帝御製御筆障子一 毅宗烈皇帝御筆御畫障子各一御筆刻板二○以

李益運為吏曹叅判鄭尚愚為吏曹叅議○壬午○癸未教曰予於忠貞公鄭

雷卿事心常礮磊不能舒當倂奴侵辱之日見陵之耻百倍鄰喝忠貞忿恚之

甚而欲以計挺身下手竟未免被害國人至今悲之如學士焉此豈非所死之

事不同而所死之心同歸於殺身成仁者歟忠貞即質館之一從官身不佩國

家之安危職不與廊廟之訄謨爰暨乃僚旋往旋返則爵祿富貴固其倘來而

不耐滿腔之憤必去反喙之賊捐棄死生發謀出慮欲假手以誅殲何其忠也

及夫不密而露也一言遜謝則其軀可全其難可釋而男兒死耳不死非夫不

撓不屈拜辭君親蹈白刃如就樂地何其義也嗟嗟孝元甘與之偕死倘使忠

貞之計得行於當時除倂奴如腐鼠耳倂奴除則憂虞可祛八九分亦可以安

意專力於修攘之策而忠貞之志未就忠貞之身先死者天也非人也澹庵斥

和之書魯連蹈海之操雖昔所養有而致之而况其臨死從容能人所難能者

已未 卷之二 宣宗章 十一

尤亦凜凜然可敬可感然於忠義之家不幸出亂逆而若教之餒今焉七十有餘年矣因後孫之有累拊祖先之大節殊非朝家尚忠褒善之典前此特舉易名意豈淺淺近者鄭文簡祀孫既授一命之御旋與以百里之任文簡忠貞之節烈並耀齊美而等是無故之派同一主祀之人蔭補之或施或否亦豈一視兩家之政乎鄭思忠直孫之為忠貞後者令銓曹問名擬初任於今日政祠版所在處當致酌鄭文簡祠版一體設行並待祭文製下舉行先正趙文正家亦有念舊錄後之命而反又零落年前賜祭無異委命於草莽念及先正為之愴愍身故者外更有可為祿仕之人於直孫乎亦即訪問以聞○以鄭尚愚為冬至副使○甲申○乙酉次對壯勇營御營廳啟言石漢英漢俊等事依下教更加查實則皇明遺黎潮州石氏事實及石居士傳梧亭老人李世瑛書與石童子道賢一冊已經乙覽辛亥年間臣等承命採訪於安峽等地亦為考籍於江原監營而非但石哥之無所聞並與記事述傳之李世瑛憑問無路以其文蹟之所由來質問石哥處則渠之兄弟不滿十歲流離飄零到于連川店漢石一厚所收養而隨其收養父轉入京畿屢處流寓末乃居生於京城云教曰卿等不聞故相金致仁筵奏乎李源耕於春川之隴上與樵叟牧翁伍也人不知為

寧遠伯之孫只憑流傳之言乃有拔擇之舉何嘗如田氏之有譜系陳氏之有誥勅為其證左而然乎於水中之蠲草間之蛛尚為人愛惜况以石為姓者於我國果何如也當壬辰之役也翠華駐於龍灣皂蓋馳於鳳城岌岌乎其殆哉而其時天朝諸公正紳拖笏駭然以笑曰外藩自攻擊何敢仰煩大邦惟大司馬石公慷慨以東事自負排甲乙盈庭之論動百萬超距之衆垂德於不報之地而志決身殲竟不免為大僂雖使環東土小大黎獻家祭而戶祝尚不足為百身之贖矣今於滄桑百變之後有稱汾陽之後自言淮陰之子則將信將疑姑捨是其欣其感當如何唐太宗初大業為勝國忠臣襁褓之兒皆授顯秩况姓石者乎姑先付之御營給料以待文蹟之推現別加收用而亦令廟堂分付畿伯東伯使之誠心採訪必求其可考文蹟狀聞而今番使行或來頭使行時石尚書族譜不惜價費購來以為憑考之一助之意亦為分付譯院其能購來者施以該院購納書籍之賞典若得分明文蹟亦當使之參班令禮判載之該曹掌攷○以尹光普為吏曹參議○丙戌齋宿于攜文院○八月丁亥朔御仁政殿傳南壇社稷零祀壇山川祭香祝齋宿于攜文院○別兼春秋徐有聞以平壤府燒戶看審形止書啓曰被燒民戶為一百七十五以聖教辭意面面曉

諭恤典小米一分給道臣及地方官亦以米錢助給富民之出力相救者為  
七人教曰西土民俗雖曰淳厚一人之出千金顧助其義氣可尚令廟堂問名  
使該曹施以賞加之典○戊子御擣文院次對○以徐邁修為冬至正使李得  
齊為京畿水軍節度使○己丑御春塘臺行內乘別軍職宣傳官及武藝廳秋  
等試射○刑曹啓言見忠清道觀察使李泰永移文李存昌放還後感祝朝家  
好生之德意亟圖方来自新之計策以為今若僻處外村則未易見信願居邑  
底日用言行塗人耳目伴顯遷善之效而如有溺未自拔者則亦將誨而牖之  
期於同歸聖化云故即令來接於官門近處而其居家事為另行探察時加考  
詰則悅然革心更無餘蘊云向後探察之道另加申飭待報來逐朔放移計料  
為辭矣教曰李存昌之既覺且悟明白無疑道牒邑報又若是其有據革面之  
外可知其革心比之崔必恭尤難矣而與其徒言之猶無實跡莫若自悟而悟  
人人與渠俱為平人之為人其人之一道更為嚴飭該道○庚寅御春塘臺行  
宣薦內禁衛及額外內禁衛秋等試射○辛卯次對○左議政李秉模啓言今  
聞禁堂以白翎前僉使申光輅議處事有所仰達而凡係島配安置之類雖尋  
常干連其所檢飭固當十分嚴謹况此罪人胤錫以逆坦逆孺之姪間又逮鞠

持蒙先朝曠蕩之恩只以緣坐移配則關係至重其子所告因鈞出往仍致滄  
死屍體浮出而日暮未及拯得云其為驚駭已無可言證察盤覈之道搜拯檢  
驗之節尤不容一刻小緩而前後狀辭極其泛忽該府使該府自當照法嚴繩  
請黃海道觀察使曹允大罷職令該府拿問嚴處從之○以朴基正為黃海道  
觀察使○刑曹判書李得臣奏曰崔必恭自臣曹更為嚴問多般曉諭則其迷  
惑可謂愈往愈甚少無覺悟之意故招致渠父兄使之曉諭則以為時日之間  
粹難責效而過限後渠輩更當來告云此等難化之民須施當律然後庶可有  
懲治之地矣 上曰此是不足責之流在前則口然而心不悟今番則必使革  
心好矣厥漢所為甚可笑若當貧窮則謂以覺悟以圖得食之路既已得食則  
輒又依舊此不過無恒心之類也時必恭不悛舊習故逮獄○壬辰以李翊模  
為吏曹參議○癸巳展拜 景慕宮省牲器肆儀○以閔台燁為吏曹參判權  
裕為司憲府大司憲李集斗為司諫院大司諫○甲午教曰象山府 神德王  
后私第舊基碑面海伯赴任時陪往而今日親書再明日傳于道伯碑陰記大  
提學洪良浩書進草圖書原任直閣金祖淳書進陪進盛于龍亭至郊外傳于  
道臣始刻日子令內閣擇吉草記閣役定坐向後追後擇吉○以閔台燁為司

諫院大司諫○乙未命華城屬邑部將試取前期設初試以待親臨更試○丙申御便殿親傳 神德王后私第舊基碑面書本○教曰新涼已生在外山林當招徠使之上來出入講席而在京兩諭善近因本兼職務之連日赴公姑難如式仕進在近畿諭善先為上來在懷德山林則前有所敦諭亦為上來事下諭於兩山林處○以李書九為吏曹參判○丁酉輪對召見辭陞守令○戊戌○已亥教曰薦獻各品在所致敬且於享需猶以時果從便代用則豈可以不合於薦獻者封進乎今見薦餘難免不審掌苑提調權裕禮曹參判宋銓遞差○庚子以李祖承為吏曹參判○教曰將以來晚酌獻于真殿夙至齋所而每當千秋舊節仰念 先朝孝思粵瞻仙寢孺慕深篤况今日即我 仁顯聖母諱辰也憶昔 先朝駕臨安洞古宅也小子躬陪恭瞻翟儀暫御之所而御書感古堂三字奉揭軒上與追慕洞誕降紀績之碑輝映街巷之中是日是齋豈可無仰述之舉乎驪陽府院君文貞閔公維重祠宇遣承旨當日致祭官享久曠既過二十餘年之久而近又見之有故家典型百里知其恢恢奉祀孫都事閔耆顯今日政六品窠調用守令仍即差遣○命月令薦新封進之時或值廟門下鑰之後留門陪進著為式○辛丑御稿文院次對○罷吏曹三堂金文淳

李祖承李翊模職侵夜開政望筒遲滯故有是命○壬寅以李書九為吏曹參判尹光普為吏曹叅議尋遞以尹行元代之○癸卯○以宋銓為司諫院大司諫李祖源為漢城府判尹金載瓚為吏曹判書○甲辰○乙巳幸 獻陵歷臨關王廟至舟橋製下七言近體詩二首 英廟戊子 上在春宮陪駕謁 獻陵龍舟渡廣津嘗有賦詩至是追感昔事用其韻以賦命諸臣賡進至果川行宮天未明命軍兵少憇平明詣 獻陵親祭入齋室又製七言律詩一篇亦戊子韻也諸臣復賡進還次果川行宮○教曰恭惟我 獻陵朝聖神文武繼五帝三王而立極撫二京八域而為家制作侔天地功烈範金石山川神祇咸用欣戴動植肖蛺永賴昭蘇登基我萬億年悠久無疆之福生民下武之詩蓋不足以形容顧小子迪綏 先王之菲祿聰明 烈祖之彛訓於戲不忘思戢用光際茲貞珉之顯刻乃在沙麓之舊基事若有待且慶且幸昔在 先朝戊子陪大駕行禮於本陵今三十有二年之後始復更謁仙寢仍又行禮周旋象設之間恍若勸進朝饁於親視工役之時其詳必在於記注此時孺慕益覺如新而竊念國初潛龍奉 齊陵於觀津吉岡也堪輿建言而卜年可齊三光遂自有邨之室誕成豐水之績於是乎莘塗之有勲庸於國家遠邁於南宮散宜之

上矣今來伸誠當先推本驪興府院君文度閔公睿三韓國大夫人宋氏墓遣  
正卿致祭其奉祀孫閔百全因先朝記錄之盛典得沾一命矣其後未聞祿  
仕昨聞於驪陽祀孫所對驪興家知有百全之孫年過二十者而其名致倫云  
差擬於本陵齋郎時齋郎陞品其窠調用○教曰今日即昔年陪駕後初覲之  
日也當有慶賚之舉及此溫恭之列仍命亞獻官左議政李秉模右議政李時  
秀各執馬一匹面給貧禮禮曹判書徐龍輔熟馬一匹賜給禮房承旨李集斗  
陞嘉義大祝副應教李貞運通禮徐有聞執禮洪樂游並陞通政訓鍊大將徐  
有大以昔年是陵承宣隨駕陞資憲○教曰曉過舟橋松楸入眺年前雖致告  
侑而今年即周甲又重回之歲也追念江沱樛木之頌福履永綏功大邦家予  
小子敢不以穆廟之心為心以救寧前烈乎遣承宣奉此祭文行祭于昌  
嬪墓所而大院君奉祀直派中問名穆陵叅奉權付軍職其代今日政擬  
入使之明日往叅祭禮後仍為入直齋所○丙午晝停于肆覲坪行宮教曰飯  
前可到華城則豈可遲待來日乎且壯勇內外營之設置即為所重若今抄精  
隨駕餘皆仍留行宮亦甚便好今日仍行園所展謁若此則還宮亦當在明日  
此意亦令留都大臣知悉○駕次華城行宮仍謁顯隆園行親祭還次華城



行宮○罷守宮大將金載瓚職以洪良浩代之載瓚狀啓誤書從事官姓名故也○丁未還宮○戊申○左議政李秉模右議政李時秀上劄辭錫馬之典批秉模劄曰展禮伸誠於三十年之後而詩用前韻以志感賞遵彛典示所重予且以為幸卿必與有榮所頒上駟安心領受批時秀劄曰卿之先卿每以嗣服展謁之尚稽言於予今幸伸誠而還賞典之遍及將事諸臣即亦記舊述先中一端何用辭為安心領受○判下上言一百十四度○己酉教曰永昌大君墓海昌尉明安公主墓遣承旨致祭明惠明善兩公主墓遣內侍致祭勲臣後裔嫡長人令勲府詳考各派以聞○命故領敦寧金履素家遣史官恤孤○庚戌以李得臣為冬至正使李昂德為副使○中批徐龍輔為吏曹判書○命佐命功臣嫡長未付忠義者即付其中義安大君長孫李宗恢除職晉山府院君河崙長孫河龍彬參奉調用上黨君李衍鷲山君辛克禮後孫搜訪漢山府院君趙英茂長孫守衛官趙明漢待其逆來先付諭書忠義待窠收用未錄名諸家隨訪付忠義義安墓晉山墓遣承旨致祭上黨漢山鷲山墓遣禮官致祭○辛亥次對○壬子○命灣府罪囚金衆望德減死遠島充役其妻厚給米布初衆望德以紋段犯禁者也其妻咸女自其夫入獄後號泣行乞以糊其夫晝冒雨

雪夜伏獄外強暴不敢近千里匍匐擊鐙乞以身代夫命者二十年如一日前  
義州府尹李基讓以奏有是命○癸丑御春御臺行瑞慈臺試射華城屬邑武  
士試取及壯勇營秋等試射○諭善李城輔從縣道上疏辭批曰近因兼諭善  
兩人之或有實病或因本職不為入來久矣且今秋涼足可強力登程宿諾尤  
不可不踐卿其即為上來出入講席○大護軍宋煥箕從縣道上疏辭批曰諭  
善之批亦言之近日日氣清好足可強力登程須念日夕之凝企斯速上來而  
既有間於責之以世道職務則卿豈一味不出差過數旬又值冬令必於承批  
後即為發行○甲寅○乙卯教曰立國以儒三代之懿範也姬公親親而尊尊  
太公舉賢而上功故周之士也貴漢高帝長者也蕭曹以清淨相之繼以文章  
之醇穆而猶雜於黃老東京以來無復先王之風者洪範五福好德居四太宰  
八統進賢為三惟我朝惇尚於斯樸棫菁莪之詩蔚然以興如 穆陵盛際夔  
龍布廷而厥有文純文成為其標準如 寧陵在宥玉璫黃流播之金石而亦  
粵文敬文正在其左右彬郁之治莫之與京而正學明邪說伏鄒魯於左海關  
闕於後代傳所稱君子國者是也由乎昔而視乎今今之時果何如也今也域  
人而用之曰常金穀者無人焉理卒乘者無人焉予則謂金穀卒乘則有司存

所可憫者抄選之久曠云耳羅豫章之言曰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啓之而失周  
孔之心夫所謂經術二字非明道者之目而挽近三四十年並與經術而無聞  
焉不求聞在人不得聞在時雖有至公血誠龔拳大錫如孔孟夫子復出到底  
無着手處顧其責在人乎在時乎見今旌招之列只有二儒臣而白駒空谷遐  
心莫挽予固自反之不暇然而謂莫我顧初不求之則林下讀書之士將無登  
庸之日士不登庸國其又乎世道之數敗由於是朝象之潰裂由於是民俗之  
滄漓由於是每中夜耿耿寤言明發三代之後專以科目取人自楊綰李德裕  
已有改制之議而悠謬千載粹不可以更張則此所以蔭吏設科之論出於臆  
政筮上者亦非端本正始之策得一士足以亮工時之義莫先乎求賢書曰惇  
德允元變夷率服如使朝廷崇獎儒術何憂乎正學之不明何患乎邪說之不  
伏朱子書哀輯一統即予牖世靖俗之意而編摩之役講明之方當與劬躬績  
行之士共之大抵所謂抄選之名出而嚴其選而已又至于先朝定式之後  
法意尤為自別一入是選以儒逸待之今吾所求之者讀書之士也欲試之於  
經義之顧問又試之於內外之官職人苟可合於抄選則廟堂吏曹遵通編受  
教會于賓廳就其中以抄選議薦亦可咨爾政府之臣須體十行之論誠心採

訪俾各次第彙征又若朱夫子書即天地間有數之文字而可與庸學論孟相  
為表裏尊尚之俗今不若古子所以講明而表章之欲令家家人人誦習者政  
若程夫子之表章庸學於戴禮篇中朝士儒生之專治於朱子書者內而大臣  
銓臣外而諸道方伯各令以聞見錄聞今日實政豈有過於是也又教曰卿等  
在林下必知讀書之士如以薦人為難之則專意誦習朱夫子書者須以已知  
者先即附奏追知者追後報聞事令內閣下諭在外兩儒臣亦令泮長太學四  
學生中一體報聞○教曰政府政曹採訪林下讀書之士試之經義顧問內外  
官職如有可合抄選者遵通編受教議處又教曰大臣銓臣儒臣泮長諸道方  
伯以專治朱子書者各令報聞○以金文淳為吏曹判書○黃海道觀察使朴  
基正以谷山府馳馬道奉審事馳啟曰臣馳到谷山府北距一百五十里奇嵐  
山奉審馳馬道舊址大抵長白山一麓西南馳六七百里至谷山之北為奇嵐  
山或稱河南山背為陽德地而北接安邊德源文川高原等地東扼伊川安峽  
西挾成川三登南為谷山地天作高山壁立萬仞其氣勢之雄健排鋪之奇壯  
不獨為海西諸山之祖而已直當畿原西北五道要衝之地左右開張環抱拱  
衛中抽一大幹長可為數里廣為一百五六十步而坦易平衍如砥如矢雖是

造化之工宛似修治之地論其原體坐亥向巳俗傳 聖祖馳馬道即是耳前  
後俱有七星臺稱名者累石為臺基址宛然其東麓十餘里許即是上踰嶺而  
諺傳 聖祖所嘗過此故以為名嶺之南十五里許有 聖祖城即河南里洞  
口也當中一峰聳竦突起峰頭有小城矗石為築周為三十一步高為十八尺  
東西北三面削立南面頽圯其中土墩與四面築石平均相齊城東三里許山  
谷間有飛泉踊出於巖底如萬斛源而俗稱水刺泉城底路傍又有石間流泉  
俗稱聖祖浪自古傳說以為兩泉嘗供 聖祖御厨故有是名又有槽洞鞍峙  
箭洞弩洞鎗巖劍巖巖冑巖鍾巖龍駕峰等稱號羅列於一山之內又有溪水石  
谷流出至文城江與堂底龍淵之水合流而入于大同江以此推之則上踰嶺  
似是自北關通松京之直路而馳馬道及聖祖城龍淵等處皆為 聖祖自豐  
沛往來之路者的然無疑至於槽洞鞍峰龍駕峰等諸號俱有所據臣又多般  
搜訪於遠近故老則皆以此山之為 聖祖所臨自古流傳至于今塗人耳目  
同然一辭謹以圖畫一本上送于禮曹○九月丙辰朔教曰今日見海伯狀本  
馳馬舊基奉審而東有上踰嶺南有聖祖城旁有水刺泉舊基形便之外地名  
之可作徵信之資者又如此今始詳聞者豈不希貴竒喜之甚乎初則猶未詳

事實而今於道臣之行其所條陳極為分明當與 聖后私第舊基同為建閣  
豎碑而亦合有深量為之者馳馬舊基在於府內北距一百五十里之地北關  
之安邊等邑西關之成川等邑關東之安峽皆環擁拱抱天作之高山壁立萬  
仞而馳馬臺在其上有香木擊鬚鋪於一岡之中餘皆坦夷平衍恰如修治之  
地長可數里廣為百餘步然則與私第舊基之近於邑治處事勢稍別記蹟舊  
基之道依北關可據之例只於舊基近地巖石刻誌尤似便好又或以馳馬基  
三字刻石於坐亥之向亦好更令道臣以地形及北關已例之便好者別具意  
見使之狀聞而初六日展拜之行路過文昭殿碑閣今番谷山私第舊基碑樣  
用文昭殿碑兼欲奉審由光化門先審碑閣行禮後次詣 毓祥宮以此分付  
今朔即咸興永興兩本宮衣幣香燭親傳之月也十五日當親傳而此傳教內  
閣下諭道臣○丁巳教曰陵幸經宿時留都大臣率三品以上官間一日廷候  
即金石之典今人多昧古例留都間日廷候每認以循例為之之朝廷問安例  
法典中三品以上看作六曹參議以致今番大臣之筵奏謹罷而其實則謬例  
之非今斯今可知矣坐罷諸人並叙用此後留都大臣前期嚴飭政府參贊各  
捧舉案而問安亦以單子為之定式施行該房承旨又於公事捧納狀啓中依

留都大臣狀啓例一體措辭○戊午御春塘臺行壯勇營武士及禁軍扈衛軍官試射○已未教曰馳馬基書本今日親書初六日親傳次審文昭殿碑閣亦以此意分付該曹又教曰 聖后舊第碑本適因道臣下往仍為陪進而北道咸興碑本奉詣時亦以宰臣奉詣今番則近侍一員奉詣又教曰刻役可否吉日後錄行會而陪進後承宣傳于地方官仍與地方官奉審役處承宣狀聞先為復命○以徐美修為冬至副使○庚申次對 上曰今日次對事為薦引一事而有所下詢於卿等者日前傳教已言之廟堂及銓堂泮長誠心採訪則抱利器而徊徨林下者亦豈無其人乎抄選之法自 祖宗朝已行而一番抄選便以儒逸待之自格進身之路蓋取人之道不必求備雖或少遜於儒逸之稱躬行讀書亦不害為謹飭之士以之內外歷試擔着世務則矜式楷範之外自多私濟之益今日急務莫先於此左議政李秉模曰聖教誠然矣若心誠求之豈無其人乎右議政李時秀曰剡薦之道每患名實之未孚薦之者固難輕易說道今宜到底探訪以知其所存然後進于朝廷方可為懋實之政矣 上曰詩不云乎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蓋其積於中發於外可見粹盜之美以威儀之著見者推之其人之德與不德不難卜矣士生斯世所願者學孔孟而朱夫子

即孔孟後一人乃其一部朱書即天地間有數之文字予所以哀輯一統即出於牖民志靖世俗之至意今予所求之者不專在於必合抄選之人即讀朱書之士亦以之備顧問而試內外則此非崇獎儒術之道乎卿等必各悉心採探以其所見聞錄聞可也言端既出矣欲令家家人人誦習朱書則莫如設講取人我國專尚科目儒生如欲應講自然誦習此後日次講以朱書添入於殿講冊名中未知何如秉樸等曰朱書中如封事間多浩汗有難猝乍間誦讀而至於御定百選則誦習領略殆甚易焉此後則以此使之應講似好矣上曰求賢之道奚但止於讀朱書之人乎舉一讀朱書之人而登庸獎拔則賢於此者亦可見于于然彙征之義此所以先從隗始之意也○上謂禮曹判書金文淳曰古則如金聖應具善行之名武皆經西北邊將武弁之出身後一經邊將不無意義故臘政已有筵教定式而若以副正已行者類每欲差送則不無掣碍之端今以已行副正之人為監察監察六朔無事經過者仍用邊將履歷則似無所妨耶文淳曰聖教至當而第如是則吏兵批恐不無得失之可言者矣○辛酉親傳谷山馳馬基書本詰景福官奉審文昭殿碑閣○行酌獻禮于毓祥宮詰奉安閣展拜詰 延祐宮 宣禧宮藏譜閣懿昭廟行酌獻禮○壬戌



考下 宣禧宮動駕時迎鑾儒生應製試券施賞有差○癸亥以李秉鼎為藝

文館提學○甲子御春塘臺行九日製賦居首生負申慶會直赴殿試○乙丑

更設九日製于春塘臺表居首幼學吳淵常直赴殿試○丙寅以李祖承為吏

曹參判尹光普為吏曹參議○丁卯齋宿攜文院○行專經武臣及日次儒生

殿講抄啓文臣親試文臣製述于攜文院○戊辰行酌獻禮于 璿源殿○已

巳詣攜文院祗迎 宗廟 景慕宮朔享文廟告由祭香祝于院門外仍為齋

宿○庚午親傳咸興永興兩本宮衣幣香燭于攜文院仍詣 景慕宮展拜○

辛未諭善李城輔上疏曰臣每讀二典三謨恍然如見至治之象竊謂後世帝

王或於一朝有志於隆古之治而思慮政令純出乎天理之正勇往直前沛然

若决江河則即自其日便是熙皞之世所謂其效甚速而至大者也若論語暮

月三年之訓蓋指其紀綱布而禮樂行至其旋乾轉坤之功則在於頃刻之間

而奈之何上下數千載明王罕作儒教陵夷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未嘗不為

之慨然興歎也惟我 殿下祖述乎勛華之大猷沉潜乎孔朱之正脉至誠苦

心藹然溢於絲綸有可以感動天地二帝三王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洙泗洛

閩之學將大行於斯世矣 殿下之盛德大業既可以為法於元良則溫文之

日章睿學之日就亦自有得於薰陶啓發之際矣四方黎獻延頸拭目咸仰景  
祿之川至而至於俗習之卑如水益下義理之晦塞異端之熾盛尚有無窮之  
憂矣惟我紫陽夫子集羣賢之大成承千古之墜緒一言片辭無非明天理開  
聖學之關鍵也顧其為書散為衆帙莫睹全體 殿下默有契乎麟經大一統  
之義將輯成全帙與庸學論孟相為表裏繼往開來發揮人極之書盡備而無  
餘憾猗歟盛矣上有明德之主則下必有英烈之輔顧今中外才賢濟濟而又  
復搜羅巖壑則安知無傑然非常之人應時而出乎若使羣英布列朝端國有  
倚毗士有型範則譬之元氣既壯邪沴不作豈不為世道之幸哉史官傳批乃  
優待遺逸之盛舉而屢施於萬萬不稱之賤身亟寢殊禮以安微分批曰今秋  
之必欲招徠既屢言之而及見來章又以病為辭見今冬令只隔一望不於此  
時強起赴召又將期以來春如是之際荏苒而已何乃不踐宿諾乃爾也到今  
答於卿者惟知一召字卿須即日上來史官傳諭辭異甚摯此次則欲付之道  
伯而轉致予於卿可謂事事曲循卿須惠然來思思有以答子眷眷之意即上  
下酬酢之義未知卿能肯從否也近予闡明朱夫子之書欲令家家而誦習人  
人而研究之者為準於明天理正人紀也異端邪學之隨以闢廓亦未必不由

於新比之講明天人之大原猶屬節目間大抵是書明於一世然後國可以為  
國人可以為人舜之欲在於九章八音而汝明汝聽須有其人可以從欲予所  
以旁求專治之士先從句讀訓義而備顧問者此也自卿等各舉所知以對揚  
則在朝者亦當爭進剡牘惟恐其或後卿等其可忽諸懷德儒臣處亦傳此意  
如何文體事卿言亦有得於朱夫子所謂國初文章其辭甚拙有欲工而未能  
之一段故子每諭蒞臣以文而以卞季良徐居正諸人始可以處詞垣貧皇猷  
外此皆苟也又下於此而金錫曹諸人之體出而泯泯之希音不復覩矣但學  
問之士反於彼世級雖降圖書雖遠猶將聖人之微言紬繹縷釋往往有發前  
人未發者經學文章之所由分乃如此在今矯俗之道正在於不以經學為忌  
諱使中外之人曉然知趨向則世道其庶幾乎士氣亦庶幾乎此子所以日夜  
所惓惓者也○洪川業儒趙鎮豐上言曰臣祖尚紳即故都正道輔之庶子而  
其家不許屬乞得歸正命禮曹更與主家門長及官高者相議禮曹啓言前府  
使趙瑗戶曹判書趙鎮寬等以為事在九十年間無由詳知而父祖以來相傳  
之言便同目覩尚紳為名者祖父生時果一再來見而其所言不過曰渠母以  
為此家血屬云今則所謂尚紳之孫向句構誣且其所謂一家諸議許其冒錄

四祖於戶籍云者尤萬萬巧惡丁酉年間待罪洪川時適式年見其所謂尚紳之籍即為割出拔去嚴辭叱退矣今此云云全事誣罔肆然捏無云矣教曰倫綱不以貴賤有差等幽隱不以巨細有分別今夫趙尚紳者云是故都正外出而都正先逝命無治亂倫綱之不明幽隱之不伸于今九十年矣然於九十年間戶口成籍皆以故都正為父故郡守為祖豐安君為曾祖一一載錄藏之本縣及京兆尹及郎官者如故判書以下不下為十五六人之多則何去而不之禁及趙瑗之為洪川也獨於丁酉一式而不之許乎渠有何過於諸父諸兄之知識而有此舉乎所謂不許者不踏官印乎不踏吉挾乎不書於原帖乎不入於統戶乎既無明文何以取信而分明有相左之跡則何故不即還充婢案乎苟使尚紳者初非其家孽屬則初何為而許免乎故都正生時不為來現一款故都正故在於甲辰則渠欲來現年纔九歲路且千里淮陰之子何以自言此可為非趙之證乎瑗之伯父故判書趙尚綱別加顧恤又其從兄贈領府事趙墩至令尚紳勸即鳴冤彼瑗也何為者前此意見之書納者既甚顛預今所云云首尾衝突又不滿一笑且忠定公之有庶子人皆不知及其騎箕之後始以着毛笠之奴屬號曰相國之子此所以忠定之高於人一等處則瑗必背馳其

父兄而立異者抑何意義然則何乃不於乃兄忠定事呈單禮曹以明其不然乎郭崇韜拜汾陽之墓未聞汾陽子孫之逐崇韜如今日瑗之為也家人共犯只坐尊長事係風化當照用金石之典而姑且安徐以其忠定之弟也以此分付瑗處造命在於人君定倫由於秩宗即自卿曹成給趙尚紳之為嘉善大夫敦寧府都正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趙道輔庶子文案使瑗及戶判諸人持而告其家廟仍許刊錄於豐壤之世譜一體教諭○前承旨尹東晚馳啓曰臣謹賚御筆傳於地方官 聖后私第舊基建碑後與該府使趙德潤奉審水刺泉則泉之上下左右雖有巖石品不堅固罅隙交錯難於着釘末由鑄刻故就其右邊三步許水刺泉坐向以甲坐庚向地建碑之意相議決定仍又奉審馳馬基則上端近處無片石其下當中處有一盤陀巖石脊厚邊薄橫直鑄刻俱無可合且石品易缺末由入刻而只合於龕臺石因其形鑿確為龕臺以立碑於亥坐之意與該府使議定兩碑處碑石該府使已為鍊冶運治於山下馳馬臺碑則以十五日入刻十六日建碑水刺泉碑則以十六日入刻十七日建碑計料云○壬申京畿觀察使徐鼎修狀啓曰翼成公黃喜墳山在於坡州烏里串面今其後孫貧寒既甚守護不動一介墓奴不能禁伐云

教曰近因重臣筵奏雖知所訴之甚猥越當者之非直派而瑩域之旒牧不禁  
四山之松梓濯然以翼成墳山之體貌今聞鞠茂如許朝家猶為之悶歎凡為  
翼成孫之在京從官者自訟之心尤為如何俾即除朝辭往省燕爵者除治稀  
濶處補缺環封周遭煥然一新不問知為翼成之墓則行者必式居者必護必  
不若前之任他卿其將此判付招致其家門長仍又嚴飭地方官以寓曠想之  
思事回諭道臣○癸酉○甲戌稷山幼學朴基德上言曰臣之六代祖承宗前  
後朝論之責備者有三件事癸丑之叅鞠也官門之防守也三昌之並稱也而  
癸丑叅鞠事則渠祖職判金吾名叅偽勲是非之來必當受而為過而當時名  
碩或為委官或錄偽券槩可指計則今乃以治獄一事獨歸罪於臣祖寧不冤  
痛乎官門防守事則當此之時倫彛將斃西宮且閉凶孽旁伺至於因讎圖變  
禍機層生則調兵守護豈無深意今以防守一段直斷心迹尤豈不至冤乎靖  
社諸勲臣皆身經廢朝目擊時事而及乎反正之後莫不稱臣祖扶護西宮之  
功未聞以禁兵防守為其罪焉是亦不諒其心而怒其跡者乎三昌并稱事則  
渠祖與希奮爾瞻不幸俱在威聯俱被柄用封號稱昌又適相同當時果有三  
昌之目而論其秉心行事則不啻如薰猶冰炭故相臣趙翼劄辭嘗稱爾瞻每

起獄承宗主扶護云以三昌之目與爾瞻輩同歸而莫之卞也豈非千古不瞑之恨乎臣祖跡托肺腑時丁昏亂欲潔身而退則宗社休戚之義不可恕也欲批鱗而死則兩宮保護之責無所屬焉龜勉十載彌縫百事及夫庚申始秉勺軸則筠闈俱伏誅而三司始致討於爾瞻此臣祖排斥凶徒之效也以父則知敦寧安世不叅庭請之班以子則校理自凝手裂偉卿之疏一門三世俱以忠孝自勵若其苦心血誠未嘗不在於扶倫綱植正士而惟其地處自別外受貪戀之譏內決偕亡之志肇囊貯藥春帖祈死誦其詩者千載之下猶足傷心昇平府院君金瑩延平府院君李貴所奏徽朴承宗西宮不得保臣等不得有云畢竟拚死乃其素所自分而從容處義有識稱焉致命閱月之後始加追削之典當初處分追罪其不赦綾昌也而此洪鎬所以引朱繡事請勿掩殉主之節也或以臣祖為廢朝死不足稱節義而自古殉節之臣罔不在昏亂故年前柳夢寅復官贈謚時聖旨至比諸吉再金時習臣祖進退雖與夢寅有間而若論為其所事盡分則宜無區別之復臣祖承宗之官及其子自興之職義禁府覆啓言承宗罪犯何如而今於世代既遠之後基德乃敢肆然陳卞萬萬痛駭請上言置之令該曹照法嚴勘判曰朴承宗事百世之公論未決古人之奏語可

徵且以若地處有差崖異囊蔽死藥不欲獨活寃獄必救解凶論至排斥故昇平延平一隊勲臣至以為微承宗則西宮不得保臣等不得有且洪鑄引漢朱鮪事請獎其殉主之節而其父安世不察庭請其子自疑手裂偉疏所以其家人之年前呼籲也以合有商量判下者事件稍異雖不直施已施之比例仍置勿論之科者恐有違於時措之宜 聖祖改王之初朝廷處分不得不若此在今日以 聖祖之心為心聞未聞之真旨亦不可不若此此所謂春秋之大義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也問于大臣曾經金吾堂上諸人以聞義禁府啓言謹依判付問于大臣曾經金吾堂上諸人則左議政李秉模以為向來朴基德之說籲也以臣先祖文靖公植伸救洪鑄為據而臣祖之力陳筵席者特明鑄無他意而已未嘗及於朴承宗之寃不寃故略陳事實於其時獻議今無可以復貢他見右議政李時秀以為朴承宗事其後孫之稱寃輒以心與跡異為言到今數百年之後但有莫嚴之名義未見可明之證據心跡同異固難卜白從前朝議之或有濶狹特因其效死一事而竄身自盡與赴難而殉大有間焉復官之典有難遽議奉朝賀洪秀輔以為朴承宗事嘗攷野乘諸家之所記載則論其心執其跡或以為宜滌丹書或以為可合伸白者非止一二最其中弘瞻諸賊



之來訪探試也適見堂下烏蜂之飛以彼微物亦知君臣母子之倫等語顯示  
諷責遂與兩賊角立則衛護西宮力過函論之迹即此而槩可見矣畢竟脫身  
迸出父子同死於尺組之下於是乎其心其跡容有可議者而名義至嚴關係  
莫重有不可以一二可恕之端遽議宥釋之典云漢城判尹李祖源以為朴承  
宗之衛護西宮崖異爾瞻雖有兩勲臣廷奏而不能直救乃反逢迎畢竟窮  
無所歸竄寺自縊死不明白今引柳夢寅已劄臣未知其可也知敦寧李秉昂  
以為朴承宗事其後孫稱寃雖以心跡有異為言而但跡固昭著心則難明執  
跡論心未見其異况關係至重名義莫嚴伸雪之典恐不可輕議云刑曹判書  
李得臣以為朴承宗事心跡雖曰不同公議尚有難恕其後孫之號籲容或如  
此摠而論之其死既無明白所犯大關名義到今幾百年後有難遽議復官兵  
曹判書李在學以為朴承宗事改王之初處分嚴正事關莫重罪在罔赦則年  
代寢遠之後恐不可以此遽議於原恕之典工曹判書黃昇源以為朴基德為  
其祖承宗鳴寃之言雖如此事在久遠少或差爽則從此義理不明隄防不嚴  
甚可懼也基德所謂三大案分疏者既無明白可徵之端則其所為說都歸於  
漫漶當日聖朝處分至為嚴截到今百餘年鐵案有難一朝反易矣知中樞

府事徐有大以爲朴承宗之罪犯昭載往牒則雖有後孫之鳴冤所係至重原宥之典有難輕議行護軍李漢豐以爲臣知識愚迷素昧故事今此詢問不敢強對吏曹參判李祖承以爲朴承宗之罪惡公私文蹟皆有考據蓋歷沙穉奴搆成誣獄牢固宮門置兵防守者此承宗之所以爲罪也及夫舉義之夜與其子自興越城逃走聞逮捕甚急跳至松山而自縊者此承宗之所以爲死也今以承宗後孫基德上言內辭意觀之猥越之外誣罔之狀節節難掩其以臣先祖延平府院君臣貴之言有所撓引者舉世之所未知渠獨得聞於何處尤可見其用意之巧惡也抑又有一事可明者爾瞻臨刑呼曰西宮之變我極力停論何以殺我乎臣先祖答曰汝於其時雖曰停論當初此論始自汝出其可免乎云爾則承宗之鍛鍊成獄而以啓西宮之變者與爾瞻不可分而異之臣之先祖獨於承宗夫豈有參差之論也且於正言洪鎬之疏救承宗也臣之先祖峻斥其言至於遞奏况於承宗亦豈有容貸之理亦我仁廟朝下教有曰承宗父子弄權誤國陷殺無辜之罪與希奮一也又下教曰承宗雖不力主廢論而陰嗾起獄則無異爾瞻至以三昌罪惡似無異同爲教特加處分承宗罪犯之罔赦雖在年代寢遠之後固當恪守金石之典不可低昂臣無容更議兵曹

叅判洪聖淵以為朴承宗事論其心迹雖有可恕之端顧其罪名實為關係之重臣之淺見有難容議禮曹叅判鄭大容以為朴承宗事前後名碩不無原恕之論丹書之罪名昭著史乘之紀載錯出到今年久之後更不敢自下容議行護軍金履翼以為臣嘗於西宮往事念及則寸瞻如碎語到則雙眦即裂今忽見凶逆如承宗之齋其德者不有三尺之常典欲眩百世之公案冒呈上言駭惋憤痛誠欲無言故相臣李廷龜聞見錄曰沈友英之子十餘歲兒以推戴大君誣服之後拷訊國舅奴僕無雉類未有服者只有兒奴年纔十二律官以年未滿為言判府事朴承宗大言曰全家奴僕只餘此兒不刑此兒更無鈞得之梯雖不可刑獨不可壓沙乎遂壓膝其兒以女巫高祥誣服遂刑高祥高祥以大妃常問聖上年甲吉凶誣服云蓋此獄醞釀於癸丑而到此促成實因承宗壓沙小兒而誣及大妃以啓幽廢之端此係乙卯正月之事而不踰是月光海移奉大妃于慶運宮設分司備守承宗筵請以禁兵加數防守以備踈虞癸丑三月反正後同月十九日傳曰三昌之罪似無異同仍命承宗追削籍沒則天鑑昭然王言炳若此豈非承宗之一部斷案乎臣謹按國朝紀事有曰反正之夕承宗以首相自鞠坐逃還其家得着其姻家行者之凶服與其子京畿

監司自輿踰水口門直走其族揚州牧使朴安禮任所令安禮起兵至豆險川始聞改王之報承宗父子走其松山墓下遂皆飲藥云設使承宗果能衝撞王師委骸於鋒鏑之間不過為死不贖罪而春秋之不書名綱目之不許死者類耳是以承宗追削命下之日洪鏑投疏伸救憲府發啓論鏑罪並及承宗逆節有曰承宗之罪伯仲於爾瞻希奮末又以脫身逃難勢窮力蹙知其不可免而自決斷之此是莫嚴之筆共公之討也延平府院君臣李貴之有懷必陳無事不言即其平生苦心也儻於承宗心跡或有毫分可恕之端則以其無隱之性必有家傳文字而今其遺集初無依稀彷彿雖以故相臣趙翼事言之翼於癸亥五月劄救洪鏑曰鏑言雖妄不害為有懷必達下教曰承宗之陰嗾起獄無異爾瞻等爾未詳知而有此言耶其時事實不過如此則不可為承宗夤緣清脫之階而今者若其所謂安世之不參庭請安世以承宗為子而承宗方且逢君之惡朝夕綢繆安世雖百番不參豈有被罪之慮哉自疑之手裂偉卿之疏蓋當偉卿此疏之時承宗與爾瞻已為分門爭軋故深嫉偉卿之疏出自爾瞻而自疑畢竟又入孝立之獄世濟其惡尤可見矣彼基德者敢憑世代之久遠欲售情迹之漫漶恣意干恩有若尋常鳴寃者然此雖出於近來人心日益無

嚴而實則天網恢恢罔遺有以啓之耳基德上言之後該房則不以猥濫直拔而遽然徹覽本府則不為另辭論勘循例回啓其在嚴隄防懲一勵百之道恐不當如是矣行護軍李冕膺以為今此朴承宗後孫基德之疑亂事實屢煩叫號者已是無嚴之甚而雖以渠自明之語論之一無可以徵信之端其所引延平府院君臣李貴即臣之先祖也考諸集中章奏叅以家間傳聞元無一言半辭之伸救承宗者至若洪鏞之疏獎承宗且出於阿私之意而其時臺論峻發聲討肆嚴臣之先祖亦以斷之以法施之以威為請則此豈足為援而為證者耶大抵承宗即所謂三昌之一也構害綾昌壓沙穉奴以成咀呪之獄衛立軍卒以啓幽閉之舉此其三大罪案也今於年代寢遠之後恐不可以其後裔粧撰之說有所輕議矣工曹叅判李書九以為朴承宗為國首相坐視倫彞之斃絕而逢迎承順曾無一言匡救至於治獄之慘刻守衛之操切又皆出自其手則藉使畢命殉節盡忠所事既往之罪已不足以一死自贖况其死也亦不過自知其罪計窮無歸則豈可與柳夢寅之失心不貳之死靡悔者比而同之名義至重大防至嚴伸復之典有難容議大司成李晚秀以為朴承宗事今過百年之久前後甲乙之論亦非一二而身為首相甘入三昌之目眼見凶論

初無一言之正名義至重罪案昭著所謂挹白之說囊藥之說跡外求心終涉  
然疑最末後一死雖與柳夢寅卓然自靖大有間焉當 聖祖改王之初立  
朝廷而辨性命者惟承宗一人原之以盡心所事或禪於 聖朝寬大之政而  
伸復之典事體莫嚴以臣淺見不敢臆對都承旨閔台懌以為承宗之罪犯不  
但載在國乘癸亥副提學趙翼之劄批有陰嗾起獄無異爾瞻之教而追奪籍  
產噫西宮之禍罔非三昌之罪而至於承宗之酷施壓刑於宮奴之後則雖謂  
之三昌之魁可也今若以其孫鳴寬置之清脫之科則不知幾箇基德今將接  
踵而起矣戶曹叅判李義弼以為朴承宗扶護西宮之事誠如兩勲臣所奏則  
原其本情雖與爾瞻等諸賊稍有間焉然渠以肺腑之臣居肱股之任目見倫  
常之大變無一言匡救者為渠斷案則比諸柳夢寅不可一例論之也行護軍  
尹弼秉以為朴承宗事雖有考据原恕之文跡與論議而其時勲臣之奏堂劄  
之言互相參差且其義理至嚴何敢容議同知中樞府事沈基泰俞漢謨以為  
朴承宗事雜出朝野遺紀或矜其心或執其跡甲乙之論參差不一而當初處  
分既嚴則到今鳴寬誠涉猥濫大司諫宋銓以為朴承宗倫彛駁晦之時盡力  
救護則其心可尚日月更新之初殞身自贖則其情可哀而名義至重隄防莫

嚴恐難遽議大抵承宗即三昌中一賊臣也首倡兇論雖異爾瞻防守節目實出渠手藉曰形拘勢掣非所樂為其如禍國數倫罪惡已盈則非可以心與跡論也况其子之起兵一事專出助虐終歸犯順其與柳夢寅自靖之義相去不啻燕越而末後自處不過為窮蹙無歸之致此正春秋不書名綱目不許死之類耳豈可以歲月之寢遠有所參恕於莫嚴之義理今此基德之所引諸說皆不明白則以此屢煩天聽之狀極為痛駭上言內辭緣勿施所當仰請勘律而既有問于大臣曾經金吾堂上諸人以聞之命請上裁○乙亥○丙子以李漢豐為壯勇大將申大顯為御營大將鄭民始為禁衛大將○禁衛大將鄭民始上疏曰臣於將任自有不可進之情勢將望體重本無無故而存拔者而臣之前後見漏非止一二則廟堂之議亦知臣之不合於是任也公議既云不合私義何敢冒當將臣雖曰不敢處義而臣則職雖將任身是文宰其何敢全貪榮寵不顧廉防以壞朝廷之四維乎乞收新命以安徽分批曰非勲非戚不得擬將望一自廟堂措辭啓請之規出而初則文宰多於武宰題名錄一按可知况卿既經壯勇揔戎兩營無異宿趼至於間漏廟刻職由舊式之中廢勿辭即為受符○備邊司啓言昨年八月十九日次對入侍時文宰之只經揔戎使者不

得入於壯勇營及三局大將望時任壯勇大將訓練大將勿擬於搃使望事稟定而雖不出舉行條件連為依此排擬矣教曰既入於三局之望無端不擬於三局乎此後既擬者勿拔而文宰之只經搃帥者不擬三局云云終涉於口成分付亦當一番詳考文蹟畫一定式者也○丁丑左議政李秉樸啓言今年節使行方物以三起筵稟磨鍊矣日前見禮部咨文既有三節慶賀表文勿為封進之知委方物自在勿論既無賀表與方物使名似當以歲幣使稱賀請令該曹依此啓下從之○戊寅○己卯展拜于 景慕宮○御明政門試到記儒生○教曰當初馳馬基上下碑依成興例舉行事下教矣更思之聖祖城雖有故老之流傳既無文蹟之可徵則事係莫重不可不十分審慎且初意必欲於傍近巖石磨崖鐫刻今聞建閣立碑非但貽弊不些本處地形恐未十分穩當道臣有何真的料量遽然停當登聞乎馳馬基既已立碑則此碑之姑為退期為之亦未為晚御筆碑本勿為賫往奉安于內閣閣臣擇日舉條亦姑置之私第舊基馳馬基水刺泉三碑印本即為定差負上送事知委於黃海監司處而聞以今番碑役本道舉行極涉張大多貽民弊云莫重事役不能仰體朝家本意此等道臣將馬用裁係是休美之事故姑不處分而從當別遣按廉之行如有



現發當有重勘雖以撥路言之稽滯之弊海西為甚不飭之罪道伯焉得免乎此意措辭嚴關○庚辰秋到記殿講居首閔哲儒製述居首申光軾並直赴殿試○辛巳○壬午行七夕製于泮宮以鄉儒之咸聚命通方外八道儒生入格人苑賞有差○以徐有大為漢城府判尹○前判書趙心泰卒教曰此將臣受知也深故委任也專自關西防禦北閩南服滾滾超越數歲中遂至登壇而顧彼營洛之役前後殫誠績菁茂著雖汗馬提兵之勞歷數前古罕與為比屹如干城倚而為重司三軍之命躋八座之秩未足以酬其伐而旌其功豈知大樹之飄零曾不少淹乃爾嗟盡之極不覺哽咽卒判書趙心泰家成服日致祭仍令該曹加秩贈職照盟府上勲之例節惠亦即舉行而例賻外倍數輸送柩材擇給仍命贈議政府左贊成○癸未次對擢李義弼為漢城府判尹尹行元李翊模陞亞卿○許副左議政李秉模教曰左相所患麻痺之症換節之時難以晨夜之勞強之且况夏間處義也以從後體諒為言則值今霜寒姑為勉副勿使之添損實合敬禮之義左相特許所懇今日政置處下批仍即肅命○重拜沈煥之為議政府左議政敦諭蓮朝○以徐有大為禁衛大將李漢豐為訓練大將申大顯為壯勇大將李得濟為御營大將○申諭左議政沈煥之曰卿於

中書既無情勢明日酌屬聖廟東班之首當備負進參越今出肅可以齋宿此  
意坐直承旨往傳與之借來○甲申齋宿于春塘臺○左議政沈煥之上疏乞  
免批曰重卜之意略及敦諭卿當幡然出膺何為更上辭本至於紀綱之不振  
莫曰非一葦可抗處置得宜則不振者自振隄防之日壞莫曰無千句可發寬  
猛各適則似壞而不壞民生之不能康濟職由於勸廉懲貪之昧弛而世教之  
不能扶植一則正學之不明一則名行之不修今日掇弊之道豈在於他求惟  
望卿等之精白協贊○乙酉行酌獻禮于文廟仍御春塘臺設謁聖科文取李  
奎鎮等六人武取鄭慶鎮等十三人○前判書李敬懋卒教曰嗶啻宿將其姿  
颯爽今焉已矣曾經元戎倚毗何間於前後卒判書李敬懋家加致賻其子待  
闕服調用○冬十月丙戌朔召見文武新恩及七夕製入格儒生○修撰朴崙  
壽上疏曰親臨試場事體何等自別而雖在對讀之列讀券之外片言隻字無  
敢開口法例即然昨日禁將坐在於考官李尚度之右間之諧笑於考券之際  
試體至嚴瞻聆可駭不可以年老武將置而不論禁衛大將徐有大亟施譴削  
之典斷不可已也雖以武所事言之試射既畢則參榜諸人詳問居住考講帳  
籍此乃嚴科場杜奸弊之意似此應行之事初不舉行私自招問於軍幕大壞

試規有關後弊武所當該試官方在處分未下之前臣不敢徑請勘罪而其不能帳殿考單有違格例諸試官亦難免不察之失并施譴責之典宜矣批曰試體何等嚴重則酬酢且不敢為况諧笑乎事未前聞該將臣施以不叙之典○丁亥御仁政殿行 太廟冬享誓戒○戊子雅誦成 上以虞廷教胄以樂為先今之樂教當求之詩後乎三百篇而得思無邪之旨者惟朱子之詩如欲作興待文之士莫如教以朱子之詩親選詞賦琴操古近體詩三百五十九編末附銘箴贊題辭文總四百十五篇凡八卷名之曰雅誦雅誦猶言雅言也命鑄字所印進命進講於經筵曹筵箴之尊經閣作為儒生月講之編○己丑○庚寅先是前義州府尹李基讓奏曰臣以灣府舉給之為痼弊疏請還穀之畫分條並令半留及 聖批有先自營穀釐正後狀聞之教故臣以畫分條二萬三千餘石內一萬一千餘石當留之意論報道臣則道臣只以六千餘石先為移換他邑之半分條實減分為三千石零其餘一萬八千餘石內當留者九千餘石待秋以詳定價捧錢移貿於清南穀少邑之意狀請而備局以一時移貿為難觀勢區處仰請矣其後道臣未及區處而昨年九千餘石今又並耗為萬餘石若不及今變通則舉給之弊恐復如前令道臣畫將本府畫分穀或移換或

移貿永祿舉給之弊恐合事宜矣 上曰清南各邑之民多穀少朝廷之所知  
今若為灣府移貿加分則賣彼貿此之際反或為弊清南每年應賣之搃減其  
數就灣穀加貿莫踰詳定價則公私皆有益分付道臣舉行後狀聞可也平安  
道觀察使韓用龜狀啓言今此義州府還穀舉給之為弊前府尹李基讓初已  
陳疏今又筵奏而不得取考臣營文跡前道臣朴宗甲因該府尹李基讓疏  
批備邊司啓下關知委該府而關辭中有曰舉給之弊一切革罷計家執搃另  
擇實殘貧無論願受與不願受分等均排云又考前道臣閔鍾顯在任時該府  
尹李基讓牒呈則還分之法他邑則一從戶數稱以大中小雖有分排之法至  
於本府則只抄願受者計口量穀一朔三巡初無大中小排戶之法近以盡分  
穀之漸多初出大中小排給之規此所謂舉給之弊也今欲釐正者但在大中  
小勒排之弊復存願受戶計口之法而今此關辭中無論願受不願受通融分  
給似未詳本府還分之法若又分排於不願之戶則舉給之弊依舊自在恐非  
釐革之意云前前道臣均分之飭誠得祛弊之大要蓋還分之法不問願與不  
願較戶量穀平均分給然後可無偏苦之患而灣府則不然願受則給之不願  
受則不給此已他邑所無之例而乃曰本府之例異於他邑其例之異於他邑

已是謬矣今欲固守本府之謬例不欲遵用他邑之常法今若一依灣民之願移穀他邑則彼厭還之民固有遂願之樂而換穀添還之邑倘無病民之患乎願與不願不過小民之私情而給與不給乃是官家之公法誠若該府之謬例是還分之法例在於官受還之操縱係於民自有官民寧有是理今考該府一年應分穀都數及民戶則折米為四萬四千三百二十六石零民戶為一萬二千六百四十戶以此穀數分排於民戶則每戶所受僅為三石七斗零農民之為種為糧者專靠還穀則三石七斗之還猶患不足豈有濫受生弊之理哉臣之愚見灣府分還之謬例從今革罷依他邑例一從家坐量宜均排移換添留一款今姑停止以待來頭穀漸夥之日徐議圖之恐合事宜令廟堂稟處教曰治民如烹鮮勿擾之而已且民固一耳南民勞東民苦於粟麻魚鹽之徵西北之民逸而無結銍之轉輸者作法立程之本意豈或欠於一視而然哉觀於禹貢五服之別甸服以外不與於厥賦九等况彼灣之為府處在邊塞春無征布秋無王稅則道狀所謂當用他邑通行之例云者此果為道伯者所可發諸口兩筆之書者哉舉給雖非謬規無布無稅即亦無於例之例則今若拂民情改邑例先物舉給之規邊土人心轉相不自安將以為邊制既改稅法亦當隨以

改之云爾此非無中生有之葛藤而何藉使反於是無毫分掣肘之端朝廷自有朝廷之體守臣以疏以面既奏又奏朝廷不以為非之許令釐改則道臣但當奉朝令舉行矣且况東西南北内外地之民勞逸各殊即古今不易之則則忽以通行二字為防啓之話櫛何乃太無商量乎近來道伯廉聲未聞清南直路穀簿枵然甚至憑藉新設之軍營而市直高下與民爭利民之困於邊政亦已久矣此一歎雖非此伯之罪而及今通變之時善行裒益之政則穀則無脛而至民則不識自安故道臣之不即决給尚以為甚非之又何敢張皇其說觀縷登聞乎該道臣推考此狀啓還下送無論分年與當年又無論如何方便移撥只於舉行後以其形止狀聞○辛卯○壬辰谷山府聖蹟碑成 上親受印本施賞典教曰馳馬基水刺泉 聖后私第舊基碑本親受時陪進及對舉禮房承旨尹東晚檢校直閣徐榮輔兼差使負地方官谷山府使趙德潤並陞嘉善御製碑銘書寫官行大提學洪良浩陞輔國○以徐邁修為議政府左叅贊○癸巳御仁政殿親押仍詣 太廟 永寧殿展拜省牲器○甲午親行冬享于 太廟○乙未 上謂大臣曰近來侈風漸長雖以日前享班所見言之未通清及叅下文官皆着朝服盖四品以上朝服五品以下黑團領自是例也故

儀註本如此憶昔先朝予陪進廟庭時見之則侍從之着朝服者未半居然數十年之間修習之日滋至於如此且以燂帽言之貂帽亦是命德之器其品之截然殆同軒輅如醫譯輩則以賜送也故雖或着之而文之未經佐貳者武之巡將無不着之甚至壽職者亦皆效尤衣章等級之不明莫此為甚矣又教曰法筵朝儀何等嚴重而近來每一大朝會便有一番做錯日前謁聖齋宿時侍衛之雜亂姑勿言而至有承宣坐搯之欠敬此無他今之人在家無行檢之工故出而公座亦然事雖微細豈可不悶乎○以金文淳為宣惠廳提調○左議政沈煥之奏曰臣今狗馬頽齡奄迫桑榆至於典章凡例之微薄書期會之末亦難領略而署其尾若不早自引退則其所以負聖朝重畀之隆恩招士友四至之公議者臣無逃罪教曰自來中書常規凡有草記之稟覆首相主之左右相莫或代斷則有司堂上尤何敢替行乎此所以近飭籌司使之遵守常規也後人之觀籌司草記者不問知為首相之文以是追編文稿也不疑而取而錄之年前一二故相或以年至耆考或以不嫻簿牒請令有司之臣贊助果許之蓋故相申文貞時有並與簿牒題決一委有司為之之可據也常規不可濶狹而雖罕亦或有其例故相金憲肅蔡文肅兩例中從便做用○召見辭陞聞

帥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李膺運筵奏多錯掌令鄭澣請罷職從之以金璫代之○以閔昌熾為司諫院大司諫○丙申○丁酉進賀兼謝恩正使趙尚鎮副使徐滢修以頒赦詔順付形止馳啓曰臣等八月二十七日入燕京詣禮部呈表咨文右侍郎鄒炳泰率諸郎官出待接受訖主客司郎官閱方物表咨問于任譯曰別使則勿送方物前既有先皇上恩旨而今於進賀之行方物之依例賚來何也任譯答曰今此太上皇帝上謚稱賀乃是至重之典禮小邦專差別使另具方物必越奉移山陵之前者蓋與循例稱賀自別故也二十九日皇帝詣觀德殿殯宮親行別大祭時禮部知委四譯官使臣等接駕故伊日五鼓臣等與書狀官韓致應及負譯等着黑團領去宵楸進詣神武門外北上門內祇迎班俟候辰時皇帝乘黃屋小轎自神武門出至臣等祇迎處皇帝傾身俯瞻開笑顧問于侍衛大臣曰朝鮮使臣乎轎過之項不住諦視九月初一日皇帝詣觀德殿殯宮行祖奠禮時因禮部知委臣等着淺淡服進詣觀德殿庭俟候卯時就殿庭設鹵簿辰時皇帝乘黃屋小轎自北上門出至臣等祇迎處皇帝自轎中顧視臣等仍望梓宮舉哀侍衛諸臣皆行哭在班百官皆立哭皇帝由鹵簿行綴之外逶迤入觀德殿內哭止百官皆跪主客司官引臣等跪於西班



散官之下殿內讀祭文訖殿內殿庭皆哭皇帝祭酒三爵東西班隨行跪叩禮  
行禮畢禮官奉祭文第八王第十七王隨後王公百官及臣等咸從至殿庭東  
門外鑾輿器服峙積處第八王奉祭文安于前卓哭奠三爵後並前所峙積者  
舉火燎之臣等遂即退還館所初二日送殯時又因禮部知委臣等着淺淡服  
出朝陽門外五里石橋俟候已時皇帝乘黃屋小轎而出臣等祇迎於路左則  
皇帝在轎中注視臣等又以巾拭泪轎過後六輛車子相續出來最先黃絲絡  
黑蓋車云是管房所乘管房者妃嬪之稱其次金頂青蓋車云是十公主所乘  
其次四車云是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七阿哥福晉及綿兒福晉所乘福晉者娘  
娘之稱皆先皇帝子婦與孫婦云景後梓宮大昇輿出輿以黃屋黃纓黃杠為  
飾而靈駕冊寶亭及侍衛鹵簿前列所經門橋內大臣祭酒焚楮帛留京百官  
及臣等成班哭送於路左右橋以東分治兩路一為梓宮所行一為皇轎所由  
而皇帝步送至門自門先取別路前行每站祇俟梓宮者乃是會典所載故前  
此以觀德殿東門為步送之處矣新陵陵甃為裕陵而在薊州屬邑遵化縣之  
昌瑞山去燕京為三百七十里梓宮入隧吉辰即九月十五日卯時也初六日  
方物所載車輛無弊入來初七日自禮部考例題奏于行在兩十一日准作年

貢事皇旨始下禮部題奏及皇旨別紙騰上而間因各該庫郎吏及提督大使通官等處依例分贈十八日皇帝還宮時又因禮部知委臣等着黑團領去曾稍出朝陽門外五里石橋俟候已時皇帝乘黃屋小轎而來臣等與禮部右侍郎鄒炳泰主客司員外郎福克精阿成班祇迎于路左則皇帝望見臣等出御轎前以漢語使侍衛大臣問于臣等曰國王平安乎七額駙馬拉網多羅記出傳皇旨臣等使通官太平保對曰國王仰托皇上之福連享平安矣轎過之後臣等隨即歸館而皇帝初政辭令務主簡重之故前此屢加矚睭之舉通官輩猶以為榮至是則相與未賀曰皇上之惓惓貴國王至此誠為可感云十九日皇帝詣宗廟迓神牌時又因禮部知委臣等着黑團領詣午門外俟候出頃提督使通官引臣等先出大清門外祇迎神牌故臣等問曰昨日自禮部知委四譯館文書中只使迎送於皇上出還宮時今復有此臨期變通何也通官曰前例則內朝百官出迎神牌隨後至廟而外國使臣只迎送皇駕而已故禮部按例磨鍊矣皇旨特降神牌入廟時朝鮮使臣使之一體祇迎此出特異之恩數吾輩與有榮焉云而禮部諸官亦頗動色臣等遂即出待於大清門外神牌黃輿至與百官聯班祇迎仍隨皇輿後至廟門外止轉入端門內前所俟候

處以待皇駕之回辰時皇帝自府還宮臣等祇迎處如前諦視二十日宣詔時  
又因禮部知委臣等着黑團領詣天安門外俟候辰時頒赦詔書安于黃亭由  
正門出香亭及御仗黃蓋前導搃督及禮部鴻臚寺官後從至門外正路設案  
處禮部官奉出詔書奠于案上鴻臚寺官唱跪在班官及臣等皆跪宣詔官陞  
詣案上二人展詔五人以滿漢音輪讀宣詔在班官及臣等行跪叩禮遂還  
奉詔書于黃亭前導後從如上儀由大清門出向禮部二十一日領賞時又因  
禮部知委臣等詣午門外俟候午時禮部尚書德明率諸郎官設案于午門外  
依例領賞臣等跪叩祇受退頒赦詔書順付今行與否皇駕還宮後始得探問  
于禮部尚書紀均則答以為己奏明交來使云云二十日宣詔時主客司負外  
郎福克精阿謂首譯曰今番赦詔吾輩之所當賞往者爾們大人賞去云云二  
十一日領賞時臣等適與禮部郎官聯坐故臣等使首譯問曰似聞頒赦詔書  
順付於今番使行云使行還發之遲速繫於詔下之早晚願聞其期諸郎官答  
曰詔書印出與安寶之役自費五六日二十六七日間當交付使臣云云則順  
付一款更無可疑先來事當即日發送而詔書一通先為謄出上送然後謝表  
咨可以撰出以順付事知悉使行公文亦不可不令便賞上以為憑據之資故

數日周旋今始覓出狀啓一道及頒赦文禮部題奏騰本二道知會文蹟準數發送兩二十一日頒賞後禮部尚書德明使通官言于臣等曰二十六日皇上詣宗廟時使臣當接駕仍為奏辭文書亦當趁此成送須以此為行期云云則發程似在二十七日而姑難的知○頒赦詔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詩頌思成受命篤溥將之慶易稱殷薦繫交稽華渚之占世德作求履奉上儀而登祔思皇多祐允敷大澤以頒綸載攷徽章丕昭懿架欽惟皇考高宗純皇帝乾符廣運昂祚熾昌孚帝載以欽崇篤皇穹之眷佑繼述炳馨香之治敷賁訏謨經綸兼創守之勲宣昭茂緒日孜孜月斲繹政典以求寧堂倣廉箴勗官常而資治議道自己庶績其凝用中于民彛倫攸叙思周禹服農題迭進于楓墀屏揭幽圖時紀遙詣于葦屋惠心勿問其益無方簡孚有稽維良折獄撫辰觀伯徇景慶于天文迪道敷言聞典謨于聖誨鴻成者定逾三萬以開壘駿烈布昭箴十全而羸績道洽政治允升於大猷綱舉目張以庥於前政惇大成裕至誠徵行健之原悠久無疆醲化際純熙之會綴萬邦而怙冒莫不尊親崇九廟之烝嘗是用孝享皇妃孝賢純皇后儀天立極炳月垂光穆雍章彤史之型宮庭佐養祗敬翊丹宸之治壹掖宣慈皇妃孝儀純皇后厚載同符思齊儷德揚麻內政

殫誠敬以承襄毓慶中闡篤恩勤於顧復本仁祖義肇禋允叶夫同尊假廟饗  
親舉典聿隆夫合祔諸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于嘉慶四年九月十九日恭奉  
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神位孝賢誠  
正敦穆仁惠輔天昌聖純皇后神位孝儀恭順康裕慈仁翼天毓聖純皇后神  
位合祔于太廟延禧姬籙卜年世而架增景範堯門升几筵而有恪既襄盛豐  
宜沛鴻施所有事宜開列于後○禮部題奏禮部謹奏為請旨事據朝鮮國  
王為上高宗純皇帝尊謚特差正使判中樞府事趙尚鎮副使禮曹判書徐滢  
修等恭賚表文方物來京慶賀兼謝天恩臣等伏查雍正二年朝鮮國王為  
上聖祖仁皇帝尊謚進慶賀禮物經臣部議遵順治十八年康熙五十二年奏  
准收受之例具題奉旨這進貢禮物停其收受著存留准作年貢欽此又乾隆  
二年朝鮮國王為上世宗憲皇帝尊謚進慶賀禮物臣部議遵雍正二年例  
停其收受准其留抵年貢等因具題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各在案今朝鮮國  
王為上高宗純皇帝尊謚恭進慶賀禮物該國王除敬謹撰表具題外仍移咨  
臣部據情轉奏仰懇賞受等情臣等不敢壅於上聞謹抄錄該國王原咨及  
貢物清單恭呈御覽其進獻禮物應否收受之處理合奏聞請旨俟命下之日

臣部遵照辦理為此請奏請旨○嘉慶四年九月十日奉旨禮部奏朝鮮國王因恭上高宗純皇帝尊謚遣使呈進表方物一摺具見該國王恭順悃忱其所進貢物停其收受著存留俟年貢以示體恤欽此○主客司知會主客司為移付事所有朝鮮慶賀謝恩使臣在京恭遇頒發高宗純皇帝孝賢純皇后孝儀純皇后升祔太廟禮成詔書一道奉各堂大人諭交該使臣敬謹賚回相應移付四譯館傳知使臣守候詔書發下再行付知赴部祇領可也須至付者右付四驛館九月廿三日○教曰嘗聞古有一儒臣封章輒百拜以實頭辭謹百拜之語及老而筋力不逮則減為五十拜近有一重臣按藩著名於狀本也番番必盥手正衣冠視諸以軍啣辭樞啣借他手填已名者其敬謹鎮密與踈濶顛錯不啻較三十里而已安得不為重臣深惜之然而飭既施前上護軍金載瓚叙用○戊戌以金載瓚為進賀兼謝恩正使○京外儒生金雲柱等上疏曰先正臣宋時烈出而學宗考亭義秉春秋明天理而淑人心倡來學而闢邪說屹然為士林之魁斗而羣儒宿德之雲合影從同道相傳者蔚然湖海之間至於再傳而得故儒臣韓元震則先正所傳孔朱之微言真義蓋莫不發揮而無遺憾矣蓋元震生挺人豪之資早悅為己之學遊於先正臣權尚夏之門尚夏

與之語數日喟然嘆曰此子年纔弱冠上自天人性命之學以至兵農律曆之語靡不探其源而涉其流真命世之奇才遂贈詩以獎之曰妙歲高才學孔朱說經精博似君無自是元震既承密傳之訣叅以自得之物以聞一知十之才加人百已千之工小而無內者剖析以精之大而無外者混淪以合之或大分而細分或離看而合看其論理氣之源流則曰非一物中為一物無先後處有先後其論性理二字之名義則曰在天曰理而不可曰性在人物曰性而不可曰理然而性理本是一物故亦有互換說去者其論本然氣質之性則就氣中單指其理為本然之性兼指其氣為氣質之性其論太極五常則曰太極超形氣而為言五常因氣質而成名其論人物之性則曰有人物皆同之性太極是已萬物之一原也有人與人同物與物同之性五常是已一原之分殊也有人不同物物不同之性氣質之性是已分殊之分殊也其論心與氣質則曰心是離氣質不得未發之心謂之本善者氣不用事故也若兼言氣質則心有善惡而湛然虛明未發氣像清濁粹駁氣稟本色其論知覺之說則曰水有終始萬物之象智有兼包四德之體故知覺雖專心之妙不害為智之用也論四端七情則曰心性無二歧理氣無二發此皆勇往直前的見道體因朱子已成之

訓而益闡其微蘊辨諸家愈久之失而咸準乎至理憂之深而慮之遠得之心而筆之書經義記聞錄出而大易庸學之旨炳若丹青朱子言論同異攷作而紫陽初晚之見瞭如指掌若其儀禮補編之成焉而一王之治謨羣聖之制作昭布旁達統宗歸極包括于百家程章乎萬世有非一時能言著書之士所可窺其藩屏者也蓋其平生言行一以朱子為準則而一有務立新奇背馳朱子者則雖訓詁之末名物之細必痛卞力斥嚴若斧鉞而尤嚴於春秋尊攘之義以許衡之服事胡元謂萬世之罪人使環湖中數百里之間鑿三尺童子皆知朱子之不敢不尊異端之不可不闢夷狄之不當與正統者皆元震之力也惟我 寧考英宗大王光御之初邱園玉帛先及元震聖諭諄複側席延行元震感激殊遇勉回遐心登對進修之堂討論經史之旨天命人心漸向眷顧之際陰陽淑慝消長往復之幾上下數千言與伊川邇英之對紫陽延和之奏後前一揆而若其慨丙丁之深羞討辛壬之諸賊明義理於赫日華月重國勢於九鼎大呂則其功烈之在於國及於人又非林下獨善者所可與論也伏願 殿下亟命有司表章其德業寵之以勲贈侈之以易名以為光士林振士風之地批曰疏辭事係褒贈難以例批許令議于大臣以聞○己亥○庚子右議政李



時秀上劄曰昨者吏曹郎官以儒生金雲柱等上疏批旨來傳于臣有議于大臣以聞之命矣其疏所請即故執義韓元震爵謚事也臣既猥叅台司職當獻議而臣嘗見元震文集詆辱臣母之高祖文敬公尹宣舉曾祖文成公尹拯兩世靡有紀極今其褒贈之議在臣私義實難叅論成命之下末由奉行亟命謹述批曰私義固然卿須安心視事○吏曹啓言以故執義韓元震馳贈易名事問于大臣則左議政沈煥之以為元震以湖海豪傑之士學有淵源才兼經綸臣謂褒以正卿贈職之典以彰其賢且慰多士之望而如議謚一節係是非常之典未敢輕議教曰依大臣議施行元震嘗著未發兼氣質人物五常不同之說與金昌翕李緯李東之說不同門徒互相詆毀有湖學洛學之名蓋李緯居洛元震居湖故云○以李義弼為刑曹判書李書九為吏曹察判故執義韓元震贈吏曹判書○辛丑○壬寅○癸卯次對兼行輪對行專經文武臣漢學文臣日次儒生殿講○命兩湖堤堰疏築處遣備郎考察○以李長喆為黃海水軍節度使○甲辰召見應製入格儒生仍行日次儒生講製比較科次儒生比較教曰今十月朔日次儒生殿講純通上齋生製述居首比較進士金碩鉉又為純通進士具康又為居首日次講有特教賜第載在通編且別為比較並直

赴殿試○乙巳○丙午○丁未次對○以宋煥箕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尚度為  
司諫院大司諫○戊申教曰向以朝士儒生專治朱子書者使之聞見錄聞大  
凡人才之於朝廷係於求之之如何何況讀書之士深自葺修者其肯自至乎  
譬如王不自至人自採之鏡不自見人自照之叩之則應其理不惑而宣論且  
有月尚未見錄聞今之俗弊經學雖云忌諱而予所求之者即異於反其所好  
則何若是泄泄之甚經傳與朱文相須業經則必先篤信朱子專治在其中然  
而不以一人錄聞豈或世無讀書之士而然歟曰無之則是誣一世也寧有是  
哉待之之久又不得不煩予一言宜使大臣銓臣方伯之臣聽悉之○己酉展  
拜 景慕官○御春塘臺行壯勇營大比較○議政府啓言謹依下教經傳朱  
書專治隨聞見別單書入左議政沈煥之薦驪州幼學金日柱牧使任煥瑞山  
幼學李東允星洲進士姜始煥右議政李時秀薦定山生負尹斗基安東幼學  
姜必孝○以鄭尚愚為吏曹參議俞漢寧為司諫院大司諫○庚戌○辛亥以  
李義鳳為司諫院大司諫○壬子罷右議政李時秀等職政院啓言右議政李  
時秀有時急稟達事來詣閣外請對教曰今之請對似是心事而此豈非近來  
妄度中出來乎卿等果知沁之事乎否則非妄度而何予亦豈可效卿等妄度

乎請對之意明白書入又啓言右議政李時秀夜中得見江華中軍報畿管踏印文狀則以為本月二十六日辰時內司官負領空轎二坐入防守所罪人欲為率去留守經歷中軍多般嚴防形止為先馳報云故萬萬驚違率卿宰來詰閣外請對矣教曰既曰嚴防則都無事此亦非妄度而何斯速退去又啓言右議政李時秀以為聖教之下尤萬萬震剝罔措率卿宰冒死更為請對矣教曰並罷職○命左議政沈煥之施以不叙之典○癸丑御北營行局出身試射○前左議政沈煥之等又為求對不許○前左議政沈煥之前右議政李時秀率卿宰及三品以下諸臣追到作門下不得入席藁陳疏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昨今大臣之疏章不即賜批蓋以酬應之甚難非忽於敬禮而然沁謫昨已上來卿等並退去事傳諭于兩大臣處注書洪奭周書啓以為臣敬奉下教傳于前左議政沈煥之前右議政李時秀則以為臣等焦迫罔措抱章來伏於作門外即者史官臨宣聖教當此呼吸危機之際臣等雖罪名在身若暫許引接則謹當畢暴崩迫之情昨年訓院既許召接今年此地亦豈靳方寸之借乎教曰春因輪症夏值炎暑秋應民務近始稍閒迨此暇矣欲為招見即情理之所不容已昨日以後卿等固難免安度而到今豈可欺卿等乎疏批之經宿有欠敬

禮特遣史官兼諭所以然觀此附奏知卿等之尚在作門外若不退去今日內  
決不還宮朝廷之莫嚴者格例也罪名收叙之前遽請進身古有是否昔宋种  
放草履登前陛放是隱逸身無罪名非可擬倣於今日者此意更令傳諭知其  
退去以奏○前京畿觀察使徐鼎修陳疏者三檢校提學鄭民始等昌城尉黃  
仁點等前知中樞府事洪良浩等禮曹參議李魯春前參議洪樂恒等廣州留  
守金思穆前禮曹判書金文淳等大司諫李義鳳司僕寺正洪元燮等陳疏并  
不報○特擢副護軍尹長烈前參議李儒慶為亞卿○前左議政沈煥之等更  
為求對不許○判府事李秉模率卿宰又求對不許○以李魯春為吏曹參議  
○還收大臣以下處分傳教仍命閣臣徐龍輔鄭大容李晚秀金近淳為先削  
職拿問捧口招以聞教曰今既妥帖大臣閣臣重臣宰臣將臣道臣儒臣臺臣  
近日處分傳教還收莫重者受教莫嚴者事面也靈城君事以後除非大臣執  
敢待命於金吾近處况其門內乎忽遽自忽遽固陋自固陋腰金衣緋之臣舉  
措之莫詬若此豈非朝廷之恥乎寒心云云亦云歇後且况下義禁府之法歸  
重於傳旨則比之不叙罷職之一張傳教已究竟其彼此階限尤自別當以朝  
衣朝冠與共泥首於勒罷諸臣平服齊會之處否則無寧仍住在處而已凡義

理隨處無不在莫曰微事秋毫是爭則其為悖義違理與年前之越獄駭舉可謂同行異情不料邇列乃有似此干犯幾何不為復尋前轍徒歸於欲巧反拙乎當該下義禁府傳旨未啓下承傳未承授而違越受教胥命金吾諸臣等捧現告為先削職當刻內拿囚仍即開坐嚴問捧口招萬一游辭納招當臨門親問嚴處以重受教以嚴事面所謂國體隨處掃地吁亦異哉卿宰請對六曹叅議之混叅而入於現告何也所以收叙中勿論而諸承旨則同罪諸臣既分揀一體分揀牌招推移入直○甲寅次對特拜李秉樸為議政府領議政 上謂秉樸曰昨日事以卿之故稍成貌樣幸得早返矣年年此事輒費酬應未為而前期用心既為而不勝其憊近則精力漸不如前尤覺悶然矣今已還送而卿等聞尚在闕下故暫此召見欲諭予意大抵今番事初謂留守之柔善不甚致力而以留守之嚴加防禁無路抽出遲却一日頗費心力矣該留守既嚴於防守而亦不至於犯分凌節雖使古之人當之亦何加此卿於昨年見發程之的報然後始為請對而右相則一聞空轎下去之報便已率卿宰入來此右相之所以及於卿也雖以動駕時祇迎之例言之如故相金在魯金興慶俞拓基者雖當有所遭之時猶皆以平服祇迎於輦路罷散者亦有城外祇迎之例昨

日則左相既在城外固難入來右相則近在朝房而曜金門外祇迎者只有數  
三亞將而止豈有如許國體乎且關外動駕既先期出令而又無百官置之  
教既有三品以下及未罷散諸宰則東西班所當整齊而禮曹節目初不磨鍊  
大臣亦不知委各司只於作門之外相率來伏一場紛沓者其在分義豈不寒  
心左相則再昨之即為出城昨日之還為入來皆是處得其當以左相之踈濶  
乃亦如是者可見其長處而右相事萬萬慨然右議政李時秀曰臣於今番事  
無徃非罪至於日前請對時實由於文狀之得見非但以空轎之故而前後顛  
錯實有不盡分處萬萬震懾不知所措當退而胥命矣 上曰過矣已妥帖之  
後何必如是乎又教曰自經今春輪症之後凡事皆欲周便故卿等之罷削處  
分蓋欲曲為之地使卿等便休而卿之今番事大不如昨年矣大抵近來一值  
似此事端便皆勦不成貌樣萬一或有不虞之事則君臣之分將至於放倒  
矣年前內司所屬之下去沁府也沿路守令至有自請就囚者云豈有如此之  
事乎昨日諸閣臣所謂待命者何異於是諸閣臣中他人不足深罪至如徐龍  
輔則昨午湖西事所犯不但自誤而誤人幾乎相率而就於死地予之曲費生  
拔非獨為渠也渠以 聖后家人其生年月日在於 聖后禮陟之時事亦不

偶而仰體 聖后平日之心必欲全保成立隨處庇覆而今番事不可謂出於無知妄作而已冢宰亞於大臣而國體所在其官亦不暇顧矣如趙曦李景中趙明鼎者皆經親問之舉昨亦欲臨門親問而不但已值夜深蓋欲忘怒觀理故姑且含忍而今日以後又值官享坐齋若趁今不直輸欵則畢竟當有處分而供辭若不善捧則判金吾亦當嚴處注書出去以此意另飭判堂而雖以徐龍輔之昨年事言之為人臣者一番遭此境界固當終身懲戢惟恐或忘而昨年既過今年又如此如此不已則非但渠之一身不能全保亦將為累於聖后本家矣一則違越受教一則不遵筵教一則不懲昨年事以此明白納供而渠雖有所恃而然法之所在多年近密之顏面亦有不可顧藉者更勿以此意留着心中從實直供而口招異於原情則對偶之巧大失體段亦嚴飭禁郎又教曰徐龍輔亦是官位之太過而然矣顧其為人亦有可取而只緣登科太早讀書不多故識見或有所不明處又未免有欠缺意故予每戒之以懋實之道矣如昨年事則苟是鑰匙拘飯之人豈為是乎至如二直提學初則認以真實邊稍勝而近來見之則圓處太過大不及於右相矣予於近日必欲使人致力於經書者蓋為欲其講明義理之極處如屋極太極東西南北皆於此為準

而大小輕重不齊之中即其當處便是義理之所在凡事莫不有當處必也無事之時預加講明然後臨事取捨毫分之間皆可以得當矣且如將臣雖有記過便即迸出此亦可謂不成說而何責於武將輩乎秉模曰臣伏承縷縷下教剖示洞然無復餘蘊臣雖愚迷豈不知聖意之所在乎每當此事不但大小羣情波蕩靡定而已聖躬之貽勞聖慮之過費不勝萬萬悶迫而臣等之一番陳疏其在嚴畏之心豈敢容易為之而亦出於分義之不容已矣 上曰卿之昨年事可謂相業而昨日舉措亦優遊不迫故予果即許回鑾矣予雖暫許卿就閒而今不可捨卿矣又教曰元輔之職尤有自別前此膺是任者無論某事必有一着歎服處然後始乃委界予之姑靳卿於是職者或慮人望之猶未到此地位矣近來事端無大於此而卿既於此事若是其善處則其在使百僚觀瞻之道亦豈不委以心膺之托乎秉模曰臣伏奉此教驚惶震慄而五內失守不知所以仰奏不敢久留前席今方退去而雖被嶺海缺鉞之誅不敢冒膺當為出城尋鄉之計矣 上曰所辭過矣○以黃昇源為禮曹判書○館學儒生姜必祐等上疏請亟正沁逆之罪批曰爾等退修學業○義禁府以徐龍輔等口供啓旋命放○十一月乙卯朔遣都承旨閔台燮敦諭領議政李秉模曰有國



置相其難其慎而元輔與承弼迥然予小子御極二紀有餘而畀之以元輔之任者指不多棲尺疏抉雲為昏衢之日星者徐忠憲有之炳幾向國自拔於頽瀾之中鄭文安近之篤行孝悌則曰金文貞與共休戚則曰洪孝安素有秉執則曰蔡文肅以至於仁陵君之敬重於一言相感而蓋以謂各有所據也予所難慎有若此庶幾卿等之所已稔悉者而嘗所惜之者金奉朝賀之名義金領敦寧之堅確未及進一步而於尹右揆亦云大抵協贊而維持其責在乎大臣近者一有塗抹外施措則小大播攘凌犯相續不知為國體朝綱之是何物子庸是瞿瞿當夜繞榻者屢矣幸自昨牟卿之秉軸而乃能整頓之外於此則依舊不成說話半日帳殿不以源源之為喜暫弛聒聒之為憂賴卿際茲反面不動聲色於敲器漏船之側而徐起而扶之國體得以稍尊朝綱為之少伸律以俗見緩之云也乎以誠心感有已乎大臣之所以取重於當時見稱於後世者惟相業是已因卿舉措之一番得宜而為訓院之席前虛襟又有一番得宜而為北營之言下旋蹕相業豈有大於是哉於是乎予之留難而致慎者不待命龜而定矣詰朝臨殿乃拜卿為領議政一則嘉卿相業二則嘉卿相業卿須即日蒞朝以副予小子眷眎之至意○右議政李時秀上疏曰噫日昨之事尚何

言哉臣職忝大官而適值僚相之在外國有緩急皆臣之責也且况沁都公驟得見於危機未迫之前而臣乃草草求對徑即退出及夫北營動駕之初又未效古人幸裾斷鞅之誠遂至寒朝山營竟日駐蹕變在肘腋儀衛一空雖叩心頓足於作門之外事已無可及矣顧今民彞日晦臣分日墜之時如臣受恩罔極而不忠不誠不盡分之類先加典憲昭揭象魏庶可以明大義而勵一世乞丞降處分批曰領相之反面後雍容感回左相之出城後赴期還入皆處得其當而卿則先事瀆撓致煩許多日酬應者何太相反於昨年訓院之整暇乎至於六曹佐貳之擱入於卿幸請對百官權除之襲謬於乙卯特例其為繁亂格例輕忽體貌兩關誠非細而當局者迷自古在昔大臣之所未免何至過加深引安心即起視事○丙辰領議政李秉模上疏曰臣之一生孰非天地造化之力而向來解免別是父母慈覆之私歸省松楸感結幽明不意舉朝驚惶之餘遽紆中書復授之命昨日恩諭鄭重諄復臣非木石寧不感泣而回思經歷無毫分格天之功有他泄度日之痛上所假借而罪戾益著上所庇覆而辜負深嗚呼訓院之不能格聽於未然臣之罪也北營之未即碎首於已然亦臣之罪也此臣所以連年憤泣中夜痛傷不敢復以大官自居者則聖諭中多少恩

教豈臣之所敢聞俯仰慚悚尤不知置身之所也至若元輔之為任重輕係國安危臣何敢張皇有如先異後膺者然哉伏乞亟賜鑄免批曰從古聖賢說出許多道理而元元本本這箇是實然之理也太極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無往而非仁義修之則吉而為君子悖之則凶而為小人此朱夫子所以先要人用力於主靜立性詒來學牖羣生也大抵今人多坐不讀書一有事為如絮如漚自以為盡分者都是犯分始以排闥為事至於碎闥而責之以犯分則並與常例迎駕而自拋始以下獄為限至於越獄而斥之以犯分則乃欲違禁免冠而自囚使仁者觀之無非井人凡於沁事予未嘗任予之情而拂人之性故須向萬撓之中輒開一線之路吾則從吾臣分則從他臣分當此時有體國大臣從容鼎位光賁大猷雖於蒼黃紛聒之時不失朝廷之禮當為則便為不當為處不為即所謂身佩安危之大臣也大昨之筵先之以取諭皇極又於敦諭許之以相業所積乎相業莫過於相須惟皇作極而立極為其相者為準為則敷錫于臣民于百官協和于萬民平章則朝廷之福也世道之幸也相須之如動靜之無間然後全有太極之全體能賁皇極之功用欲如是也惟有讀書講明之而已更望即起幡然一以卿身之已能者申勉有位各修當然之則克

盡固有之性動亦定靜亦定太平有象可以自今日伊始仍命亞卿傳批○禮曹叅判李祖承以領議政李秉模附奏書啓曰宰臣宣批喻之以太極全體誨之以紫陽要旨如太陽臨而絲毫畢折重門闢而闡闡廣達聖教中作極立極協和平章便不外是而若論同朝學無所藉之人臣實為竅己之如絮何尤於他我之如漚孰矜於渠大抵義之所在即分之所定抑臣所憂則有之聖謨深遠不遺精粗仁者以為仁智者以為智每不免倚着一邊一年二年駸駸然以雍容暇豫為一副工謀則外似不犯分而犯分實莫大於此竊恐所憂反在於彼也官享隔日陪班義重此亦臣分之一端而分有輕重臣誠有死而已惟俟嚴誅云矣教曰祀典至重出宮在明更遣正卿偕來禮曹判書黃昇源書啓曰領議政李秉模以為無路蠢動迸退城外教曰相府故事左相之例陞首相者未嘗力辭如卿之為卿如不入明日出宮時常駐輦闕門待卿蓬朝進發之意更為傳諭又書啓領議政李秉模以為出城固非小舉措乍出乍入惟待責教之輕重而進退則此真聖諭中心無所主之甚亟收偕來之命千萬至祝云矣教曰為卿出膺自朝至于今夜分酬應以卿體國之心何乃困予至此待卿蓬朝駕發抑已設言於卿其可食言即為蓬朝事更為傳諭○丁巳禮曹判書黃

昇源書啓曰領議政李秉模以為死不敢承命教曰既無必不可出之義則若是者所據何居子則惟有踐前言而已午刻將近尚未出宮在卿分義得不有歎遣承旨徐有聞傳諭秉模終不膺復遣都承旨閔台懌縷縷敦諭秉模附奏曰今番特授之聖意承聆建教奉讀敦諭蓋以伊日舉措之不至犯分有若寵擢而褒嘉之臣之所以泥首至此者政以不敢暫當於特授之聖意今方轉尋鄉路 上命昇源追往傳諭曰卿果決意長往虛行之餘咄歎不已卿雖有附奏於知申而肯綮要旨猶有不能分明諦得者卿須體予此意即為復路○詣景慕宮齋宿○戊午親行冬享于 景慕宮○教曰今番使行勅書順付叙用然後可無掣肘之端回還正使趙尚鎮副使徐滢修書狀韓致應叙用○京畿觀察使徐昂修馳啓言領議政李秉模方向楊根地敦諭曰予以盡分誦卿而卿以不盡分自引予以出膺責卿而卿以不出膺自期卿與予一切相反小宛征邁之戒在兄弟猶然况於君臣之間乎在易則蹇之三也在禮則趙文子之善禱也在春秋則正考父之僇僕也即予所望於卿者卿乃不我顧而不我聽一馬二僮几几在東卿胡不念國體至此卿若不即幡然則予將躬駕而迎之乎於是乎卿之去就恐不待一言而決者卿其諗究之○己未次對右議政李

時秀曰臣既進藥院賓對有命不得來會而以臣罪負何敢行大臣之事乎上曰過矣左相則伊日之出城翌朝之入來皆有層節至若領相之善為周旋可見誠意相感之效而卿則當初請對終未免太早以至有許多難處之境至於下義禁府諸臣非但傳旨之不捧雖呼當直而初無出付之教則不待都事之押去而徑自就囚者豈非顛錯之甚者乎古者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之語而今也則不省下義禁之異於拿處亦可謂無不對矣時秀曰臣之得聞沁報在於升六之夜自其夜至動駕之朝尚有三日而忝居大官不能積誠感回致有伊日舉措其他做錯在臣猶屬薄物細故可謂死有餘辜矣○左議政沈煥之上䟽命封還賜批曰民事有詢決者賓對使之來會而卿章先到首尾縷縷無非涉禁大臣即予所敬禮豈有無批之䟽而曾所設禁非得已雖大官之䟽一有涉於禁令決不可捧入亦不當賜批䟽本茲令承宣封還而昨年則卿未出仕也故以反汗綸音句語為節拍今審則卿既行公也故不叙有命則迸出嚴守格例出官時至則還入別作界限卿之去就各有所據與領相昨今年舉措之處得其中毫無參差予方為卿等深喜之卿䟽中云云何乃太過太過惟望即起造朝仍遣承旨趙弘鎮傳諭煥之附奏自有此事每歲一度朝廷之震

蕩間巷之驚惑以致國體日卑世道日壞而亂賊無可討之期義理無可闡之地矣臣徇徨盤礴於中書之席而絲毫之報效漠然則無寧退尋邱壑之本分粗講春秋之遺訓矣○右議政李時秀三度胥命諭以勿胥命○庚申左議政沈煥之上劄乞免批曰惟予一念在民事夙夜不敢自暇縱使澤未浹肌其誠切於願治憂勞之過神精日銷近以分力之方專責於卿等者自有不得不然且况諸道分等之啓隨到即決何嘗淹時逾刻而忽於今年相持數日非不欲直以依狀請回諭而既委之卿等何可復為不為之舉殆若為卿等代斷副急為裁卿須安心即為舉行○右議政李時秀初度呈辭封還○領議政李秉模從縣道上疏請勘批曰予嘗聞夫子之訓矣其謂子產曰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而仍詡之以君子之道大抵近世之人目前才有事輒不免撓撓勦勦行己也非不欲恭而率歸於失恭事上也非不欲敬而反近於欠敬氣先奪帥神不棲宅泯然一色漸成痼瘼顧予惕若孚踧揚庭不過曰矯時改俗四箇字惟卿允元進止不錯昨年訓院請對三軍萬民咸聽于卿而階級層節燦然不紊及其洞諭予本意也濟濟之列靜聽無諱往往有知感而起歎者又於今番依舊是茫無津筏而垂紳戟門之外動必遵度不失其常予乃即日回鑾繫誰之力也

今卿遜茲荒郊至以羣情莫伸餘憂自在罪則有之恩何辱焉為言卿試思之君相一體所積相須區區予心卿必諒之予何嘗絲毫過飾於綸綍之間祇為華卿身而侈卿啣之地哉一則曰矯時二則曰改俗要其歸趣與前諭所謂保世臣云云相為表裏卿須安心調理俟間入城以聽予面諭所辭不允仍命宗伯傳諭違御醫持藥物看病○京畿觀察使徐鼎修狀啓曰今初一日內司奴十餘名突入金浦民家破門搜索毆打人物劫掠錢財若不痛繩則後弊難言作挈內司所屬令該曹照法嚴飭內司官負亦令攸司稟處教曰當該司屬等之作弊民間之許多所犯萬萬痛惡嚴飭刑曹嚴杖取招以聞事分付雖一名萬一遺漏次知中官亦當嚴處以此各別嚴飭近聞司僕所屬之下徃者其弊亦然云驅軍等各別操切之意該郎發牌亦為嚴飭此後司屬等作弊這這報營若或掩置該守令亦當其罪並以此意回諭刑曹取招以聞教曰前此嚴飭何如則不知為戢者萬萬痛惡所謂再福下送畿營即令該郡守聚會邑底班賤於其所見處嚴治後仍定甲串鎮沙工此後江華下去司屬之作弊者當者姑置當該次知中官楊花渡管領充定頭目吏隸皆當刑推以此各別嚴飭使之書付司壁遵行○召見前承旨洪義浩時義浩繼其兄仁活編校審理錄也



義浩啓言丁酉亭月中已埋者勿檢之教蓋指白骨之檢久遠之掘埋匿埋也至於和埋日月雖或稍久事情當屬檢驗者未嘗一切勿許掘檢又若常漢藁瘞未可謂永埋之類皆當一邊啓聞一邊開檢而通編中撮錄太簡京外舉行易致疑眩亦宜稟旨詳錄教以更與曾經判堂人相議仍又就議大臣指一定式義浩又啓言辜限之法元宋以前手足傷人例限十日至于皇朝始用二十日之限蓋速死處不得過十日則十日之限法意則然而人有強弱之不同打有猛歇之差殊或有拖至二十日而始死者則皇朝之斷以二十日蓋出於重人命之意也至於加辜限之法則萬曆十三年刑官舒化纂進條例始有因本傷致死加用辜限之例矣然而因本傷致死最難執定一或差誤死生係焉其不可輕易援用也戊子年平安道錄啓中未經覆落遽用加限之法而致勤嚴教曾前泮人鄭漢龍以環刀擊人膝骨死於辜限之外環刀擊人其有殺心明白膝骨半落其因傷致死亦無疑故秋曹啓稟請用加限至有問大臣後允許之舉矣自今以後除非金刃傷口咬傷等事情明白者外勿用加限似合於慎獄之意矣從之教以加限之法不可容易始之雖金刃傷口咬傷除非別般稟旨收議歸一之前無敢輕先成獄之意嚴飭京外○辛酉○壬戌許副領議政

李秉模秉模因借來重臣附奏曰我 殿下聲律身度左筵右繩以至絲綸之  
發未嘗有不宜施而輕施不當行而輒行奉如球壁仰以典謨而只緣一時之  
誤恩不惜十行之寵翰朝野瞻聆得無如何臣之去就斷無可言而惟以兼程  
馳進適被邦憲為期不料僅到一舍宿病陡劇將於明日回向鄉路諒非獲已  
笨增死罪臣之此歸賴天之靈雖獲生路職名未解之前實無重入脩門之望  
教曰卿今又還尋鄉第云卿何若是半讓况所慎未差而冒寒撼頓尤為之憫  
念到今姑副卿懇實合敬禮之方卿之相職許解以為入城穩攝之道秉模乃  
入城○以李秉鼎為工曹判書○左議政沈煥之右議政李時秀晉命于義禁  
府教曰近因卿等酬應之煩而僊倦難狀卿等既知近日子氣之有酬應則輒  
難強而更或強聒則此果如何令入侍承宣往傳于左右相○癸亥左議政沈  
煥之上劄劄本令承宣還傳教曰藥院啓批尚不循例書下都相以下在藥院  
而左相無意違朝不料左相之乖激若此明日則 慈殿誕辰相值次對進定  
左相入來然後詣閣又教曰左相雖云入來而以承候入來云賓對既有命矣  
以賓對詣閣然後當引見此意更令承宣往傳于左相○次對 上曰領相雖  
不得已姑副而卿等則豈可無端並為求遞乎左議政沈煥之曰聖教如是臣

何敢更事煩達而近來隄防因此而解弛義理由是而晦塞臣等之如是煎迫是豈為家乎為身乎聖諭荐降次對有命不敢更事遂巡茲以登筵而惟以此後之更無此事為千萬仰望之端矣 上曰卿之所奏大抵過矣○教曰左相既違朝批旨中不幾近於欺予六字抹下以便大臣之心○甲子召見判中樞府事李秉樸○乙丑正言沈普永疏言全羅道觀察使李得臣灾結簸弄請施懲貪之典樂安郡守李謙會傾身粉飾之態善事聚斂之跡為行路之所嗤點要置營門狎容於其冊室密開賄賂之門無政不預人言狼藉如此儉邪之類不可置之字牧之列亟罷其職批曰李得臣事所謂奸裨之犯手於俵結果如爾言寧不駭痛不可置之黑昧之科令該府拿問覈處李謙會事風傳難信令該道臣嚴查狀聞○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以金達淳為司諫院大司諫金履載為議政府檢詳○時憲書賞咨官李光稷以手本呈于備邊司曰彼中事情則今冬至日皇帝親祭天壇配以高宗純皇帝禮成後當大赦天下有頒詔之舉云云故詳探其外國頒詔有無則皆以為祭天頒詔自是年年常行之規而今年則純皇帝伊日配天有異常年然是係皇旨有無不可預測且配太廟上尊號時朝鮮頒詔皆已順付則雖或有之亦當順付於冬至云教

匪之役迄未底平所謂教匪有白蓮教紅蓮教青蓮教之號匪云者賊也其魁姓喇者本以四川士人學得遁甲法以此邪術惑人民乾隆六十年造反今則其徒黨散在湖北湖南陝西河南等地凡其首領皆稱教主皆學是術雖被官軍拿獲旋即脫身逃走以此滋擾卒難收服而嘉慶三年以大臣勒保為四川省總督以事罷為經略以魁倫為總督以台布為總督以工部尚書那彥成為漢軍都統馳驅往總之彥成即故閣老阿桂之孫而身幹雄健頗有智略云皇帝下詔以為教匪之罪浮於苗匪苗匪尚知歸服教匪則頑不悛恩終始搆亂皆由為民父母者不能子視之致其脅從者如能脫身歸順不惟待以不死亦當加以爵廩云通官等處卜物傳給事傳置於鳳城徐哥等處終涉虛踈故裝做商貨搯雜載灣卜車中輸致燕京館內囑渠輩使人做商貨買賣搯稍持去其兩勅許欲為往見則通官輩皆以為必無相見之理况又副勅方在罪中不如不往云而以伊時差備官李邦華名作為小札袖之而往上勅果不見使家人問曰來見何事答以大人不受小邦土儀閣在邊上故現有差備官小札帶未稟請仍遞與小札家人出來還傳曰書不必拆見此事明日當與禮部大人相議即有回報第還俟之明日使倭克正額覓札而去還云正使以不必送

來之意口傳終不肯作手字副勅初則託以不在家故使其家人遞傳小札始為請見而立與語曰李堂手札見之此物既有皇諭不必送來還納國王則也是皇上恩典仍曰不敢留坐示欲去之意語及回信則曰你不必再來自此送來館中亦不便當使寶德來討云故即為還館是夜其家人還傳小札而去翌朝通官以禮部侍郎文寧言來覓小札而去俄而還為來傳故使寶德往討回信則渠畏不敢去事無奈何竊念上勅既有倭克正額口傳語副勅則又有面聽語不必強討回信大抵察渠氣色則見朝鮮人登門驚惶失色舉措蒼黃以此觀之兩勅物件若為持來寔是進退維谷處置無路矣○辛未次對召見回還進賀正使趙尚鎮副使徐溎修書狀官韓致應上教溎修曰朱書覓來而果有緊要耶瑩修曰書下諸冊遍問於藏書宿儒而多不能辨其何等義例惟禮部尚書紀勻洞悉其源流如朱王所編大全韻編事實年條逐編註釋稱為大全諸本中最善本黎靖德所編語錄合編乃是池眉饒徽建安諸本之合錄者故稱為全本而一在建寧一在淮安謂當次第覓來此後使行便鱗次付送必當如約今番所賀者朱子大同集朱子實紀後漢書三帙而大同集中大全所不載之句語間多有之全集裒輯之際誠不可無此書矣上曰黃李真

本則終不可得耶。陸修曰：黃李錄書以後屢經後人之重編，真本則必無見在者。南京等處不知何如，而燕京求之無益。故專以諸錄之無遺見收者廣問矣。上曰：紀、勻聞是陸學，能知尊朱否？陸修曰：紀、勻之文學言語尊尚朱子，且以近日俗學之背朱子從小品大以為憂矣。上曰：朱書如是絕貴，必因俗尚之宗陸而然，豈不可慨乎？陸修曰：年來中原學術果多宗陸，而朱書之絕貴未必不因於此矣。○上謂大臣曰：元有朋、怙勢虐民，在法當繩。始既偷葬於他人墳山，至近之地末又含憾逞憤，無所不至，毀一村衆民之家，並及旌門及祠版，有國有法，寧有如許悖惡之習乎？况彼黃哥節孝卓然且孝廟先朝朝受教，莫重則有朋果是何人，乃敢不有受教作此罪犯耶？東伯於查啓命下之後，曲為有朋之地，許久延拖者，極為無狀。以前前有司堂上時掩護備郎之事，觀之辜恩大矣。禁府堂上金履翼事，尤萬萬駭然。以次堂不待捧供之命，挺身擔當捧入，有朋漫漶之供，如履翼者，其敢若是無嚴乎？此必有朋左右圖囑，而然其怙勢蔑法，與前後圖囑之狀一一捧供，如不直招施威嚴問期於直招以入也。○以李魯春為吏曹參議。○以李泰永為平安道觀察使，金文淳為工曹判書，金履永為忠清道觀察使。○教曰：明月萬戶鄭觀輝，陞授濟州牧使。六年前勿擬。

京職以為蘇弊之地○贈謚奉朝賀趙暉曰肅憲吏曹判書宋載經曰景獻贈左贊成趙心泰曰武毅○回還進賀使趙尚鎮副使徐滢修進聞見別單曰一今年年事關以外勿論山田原田舉皆登熟而關以內飛蝗蔽野各穀無不被灾故斗米之直至於唐錢九百餘文之多皇帝始聞蝗灾憂形於色頻問近臣則胡季堂者對以蝗有兩種黃者為灾黑不為灾而今年之蝗匪黃伊黑云矣及今番裕陵之行自轎拾蝗親見其並有黃黑下詔暴其諂諛之罪榜諸灾邑通衢免灾邑田租十分之三一皇帝正月親政以後撻攬權綱振刷風俗發號施令多有可觀六月皇帝親祭觀德殿回路問侍衛以引見官有無則無其人矣蓋緣伊時天氣敲熱睿親王淳穎慮煩酬應私令撤回矣皇帝查得其實論曰從前和珅專政將各省奏報各衙門奏摺任意壓擱寂為伊罪之大者今淳穎將已遞之摺復行撤去是欲首先嘗試復和珅之故智矣仍交宗人府嚴加議處五六兩月連降求言之旨而又以瑣事空言逞私瀆聽為戒至於將局錢易銀之請責之曰以朝廷與小民競利復成何政體耶凡此數事言足聽聞一湖北用兵事所謂教匪未知何等種落而以出於文蹟者觀之先討後撫堅壁清野無策不舉尚未底平延及川陝楚豫四省室廬居民蕩析云爾則藉是叢

祠狐鳴之盜未必無首事之慮臣等自柵入燕之時屢逢關東兵家屬之送別  
來者矣自燕出關之路又見吉林黑龍江兵之被徵者首尾綿亘不勝騷擾聞  
輿卒酬酢之言則教匪巢穴林篁之所險阻獠獍之所攀援兵至則走匿巖谷  
兵去則出掠郡縣所以勦滅之極難而前往官軍一番窮追幾盡陷沒今行死  
生亦不知如何云搃督元帥聞是勒保一朝臣中一辭公論剛方正直推劉鏞  
風流儒雅推紀勻而鏞則見其為人視下而步徐一入班行位著為之肅然去  
年傳禪時臨當受賀高皇帝不肯與大寶則鏞止賀曰古今安有無大寶之天  
子遂即入奏高宗曰陛下不能無係戀天位之心則傳禪可已傳禪而不與大  
寶則天下聞之謂陛下何如半日力爭卒得大寶而出始行賀禮故今皇帝以  
定冊元老待之勻則近則中原學術類皆以聲律書畫為粉飾塗澤之具而稍  
進於是者不過叢書小品之博洽而已今行購求時當世所稱藏書名儒多與  
之往復質問則自內閣書下之書目間或不辨其何等義例何人編刻而獨白  
一人取諸腹笥年經月緯始終源流洞如燭照所著古文本之以經術繩之以  
檢押純正優餘無愧為當世名家一勅使贈給物種事入燕後聞之則夏間恒  
傑因誤穿服色妄叅司負事罷斥之時皇帝並責其奉使時不善處事之罪仍



諭禮部贈遺之物萬一入來勿給該勅使先為奏明云故使首譯探問禮部諸郎則果有是事而又謂皇旨既如此則在貴國道理恐不當入送云一近年以來使蓋相望謬例層生即無論邊上館中無前之冗費歲增有限之公貨日耗而其所矯揉之政不過我境供億之節損別行負譯之裁減而已此亦未必無小益而其視彼中尾閭之洩奚啻捐萬兩惜千枚臣等今行試探物情則前此周旋變通云云皆通官序班輩從中舞弄白地索賂之計且以今番順付事言之臣等則因禮部尚書之言已聞其奏明得旨晚後首譯來傳通官輩慙忠之說曰禮部不知使行之如是竭未前以順付歷咨之意題奏旨下今不可自下移付有如在館之使行未免空還追到之咨官反得齋去則在使行無色當如何吾輩欲為之周旋苟有藉手之物不無變通之道云故臣等謂首譯曰須勿枉費一錠銀但答之曰在我國道理只當一聽上國之從便妥辦不必無色亦不須周旋為辭云矣伊後數日多般來嚇終知臣等之已悉裏面遂不得言而大抵所謂周旋變通云者無往非此等伎倆其實則事之有例者可不求而自得之其無例者又非序班通官輩所能周旋○書狀官韓致應進別單曰一再昨年奉太上皇勅旨命於孝淑皇后二十七月後立皇貴妃鈕祜祿氏為皇后

矣今年五月是為屆期仍遵勅旨正位中壺皇后父恭阿拉照例封為一等侯  
應行冊后典禮俟嘉慶六年二十七月釋服後詳查定例擇吉舉行一高皇帝  
實錄業已開館監修太學士慶桂為總裁官而纂輯條款一依康熙實錄已將  
初年五個月政績編輯成書者為九卷先已進御計至告成之時約為一千四  
五百卷康熙實錄為三百卷而開館九年始得告完今此卷帙五倍于前在館  
各員若僅照舊額則不免耽延時月莫如量加添派及早告成故遂添出滿漢  
纂修官收掌官繙繹官謄錄官一百五十餘員支給捧銀按月編摩一給事中  
明蠅請開採銀礦則諭以今以謀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勢所必然且  
國家經費自有正供常賦安可窮搜山澤計及錙銖朕廣開言路非開言利之  
路也聚斂之臣斷不可用即命原摺擲還交部議處云薩彬圖請追究和珅貲  
產寄頓之處則諭以朕以辨理此案已覺過當故諭其速決不為已甚而無識  
之徒鯁鯁較計財產不惟不知事體實不知仰體之本意矣朕以天下為家豈  
僅藏諸府庫者視為已有此項查抄縱有隱寄自朕視之亦不過在天下之地  
之上耳何以輒轉根布近于搜括間架稅錢事耶云云洪亮吉以私書呈遞成  
親王而書中有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恐為俳優近習熒惑聖聰等語軍機大

臣會同審訊竟無指據遂擬以斬決則諭以若以此等語言手疏陳奏即荒誕有甚於此者朕必不加之罪原當借以自省引為良規今以無稽之言向各處技札是誠何心朕方冀聞讜言豈肯以死罪俾伊竊取直名妄謂賊誅戮言事之人乎特命從寬免死所陳雖毫無影響之事必不因此含怒以干太和之氣而沮敢言之風原書留以備覽以為始勤終怠之儆云一中州習俗大不如古滿人忘水草之苦而稍營宴安之漸漢人恬衣章之變而少無含忍底意此亦世級之一變也開國既久漸當崇極之會文具繁而元氣損浮靡勝而實用虛侈習則閭巷市井之間玲瓏煥爛者無非不切於用而只為玩娛之具人心之虛假俗尚之浮靡據此可見皇帝於處分洪亮吉之教有曰近日風氣往往好為議論或見諸詩文自負通品此則人心士習所關豈可以本朝極盛之時而輟蹈明末聲氣陋習哉云云此正灼見俗弊之痼而振刷矯揉之意屢發勅諭之間學術則習尚日渝滅裂益甚其言則共尊程朱而實未嘗窺見門牆雖稱稍有知識者並與記錄義例而不辨出處者有之至於王陸之學亦未聞傳其緒餘云云所謂西洋邪教事或與朝紳間酬酢則以為堂獄之說初不過愚惑匹庶之事而未始至於浸淫蔓熾之境近因邦禁之截嚴委巷之間幾乎止熄

云云一今年八月因苗匪招諭事下詔首尾數百言備述先皇帝涵濡小民懷綏遠服之德首稱朝鮮接奉遺詔專遣使臣進香致祭舉哀盡禮並及安南諸國抒誠追慕奔越爭先之事而該匪等具有人心毫無感動只事搆亂豈六十年受養中夏之意耶命將宣諭文字刊刻騰黃通行曉示又下諭曰朕宵旰焦思反覆推究其故必因連年地方股削脂膏激成事變而今見貪墨之負尚未盡黜恐投歸之後仍遭侵虐是以觀望逡巡未敢即行投出遂命查出所屬州縣之貪縱虐民者嚴叅數人以洩公憤陞擢素得民心之良吏使之撫諭若有自賊中捉出者並依吳隴登前事賞給五品頂戴之意更行曉諭○定嶺南陳田還起降等減稅之式仍令諸道照此施行左議政沈煥之啓言陳田起墾處三年減稅乃是國典既曰陳田則無論流來舊陳與近年永災如有還為起墾之處自當均施減稅之典惟其流來舊陳用力多而食效少雖減三年之稅民猶遲疑不肯耕墾故年前因嶺南道臣李泰永狀請特許降等若其近年永災雖曰成川浦落既是被災前時起之田則決不可通同舉論於降等之中而伊時道臣以壬子川浦沙並請降等未免混淆翼年還實之覆沙名色與川浦並論尤為不審且降等降續亦有界分以量案所付六等以上田每年定稅降以

六等不審者謂之降等不入於六等正田而依續田例隨起收稅者謂之降續  
法例懸殊而或稱降等或稱降續又無定名雖以嶺南道臣申者報本司者觀  
之丁巳年新舊陳還起並為降等減稅戊午年舊陳還起依前降減還起直為  
出稅云由前則新陳之既減稅又降等已違常格由後則新陳雖不可與舊陳  
同為降等既曰成川浦落永災處則並與應減之三年稅而不為許減可謂過  
不及皆不中到今宜有一番定式此後量舊陳起墾者降賦六等減稅三年時  
起田中近年永災處起墾者亦限三年減稅降等則切勿舉論其中浦落彼邊  
泥生處查出加錄者依法典當年收稅戊午還起限內出稅處所納稅穀今不  
可還給民間自今年限三年減稅仍以近年永災未及起墾者流來舊陳可合  
起墾者別成田案留置監管隨其每年起墾以降等第次減稅年限逐一懸錄  
修正兩件一報本司一報地部別具成冊詳細懸註與年分成冊修啓至於舊  
陳降等比減稅尤重每年春初必以某某邑舊陳幾結內限幾結將為降等勸  
耕之處先修啓且新陳減稅申明定式則年分時永災名色尤宜審慎為道臣  
者若不覈實以致結搃之漸縮難免重勘請嚴飭分付右議政李時秀曰新陳  
還起之三年減稅法意甚美而一入永災則雖數年之內還為起墾或翼年還

陳或再翼年不墾巧避三年之名永為無稅之田民則耕作依例納稅而吏遂偷弄以致實結之日縮臣意則凡係新陳還起三年減稅處田夫姓名結卜數爻還起年條別作成冊懸錄每年檢田時一體考覈嚴加懲治燬之請以此意出舉條頒布申明舊典嶺南外諸道並依此施行從之先是壬子嶺南大水田野汰覆道臣報永災過萬結翼年宣惠廳提調鄭民始以永災萬結有違事目論罷壬子道臣鄭大容嚴飭本道審查觀察使趙鎮宅督該守令查其冒偽時量田已久守令多未會檢田直以永災者載之還起於是嶺民譁然謂之壬災癸起李泰永繼鎮宅按道甚欲整頓而不得其方上聞嶺南民情惻然憂之累飭廟堂謀所以除民弊之策至是諸大臣進降等減稅之法頒之八路而卒未見行○壬申元子畢講孟子第一卷○癸酉○甲戌以李致中為工曹判書○乙亥○丙子教曰近因新印春秋之翻刻使之致祭後給一件于主家意謂故重臣已經敦寧書之今聞未經云既書之啣何可追改知事曹允亨家令該曹知敦寧官教安寶書送○京畿觀察使徐昂修狀啓以為本道公都會每年左右道各一邑輪定試所都事試取矣今若依他道例初擇則自四長官聚會所屬邑儒生捧券上送臣營考券後被抄儒生之覆試依前自臣營試取狀聞

則既無試邑厨傳之弊亦可以少除目下亂雜之習教以依狀啓施行○丁丑  
○戊寅○已卯設柑製于泮宮居首生負趙民和直赴殿試○備邊司啓言糶  
糶所以為民耗穀取用非古也雖因經費之不贍理財之無術京外需用不得  
不有藉於此而凡為有司之臣營閭之任者固當仰體益下之念常思藏富之  
道近來京外各衙門耗穀發賣或高價執錢於秋後捧還之際或抑配徵錢於  
春末方農之日甚至分送吏校較計輕重黜退既報之直還寢已賣之穀畢竟  
流害皆歸於小民其為有損法網貽羞聽聞誠非細故山谿互擾雖有年前飭  
禁令久則易弛至於高價抑配等諸般謬習亦難保其一齊痛革而今年諸路  
幸值稍熟懷保之政莫尚於使民無擾申明戒飭此正其時無論京外衙門耗  
穀發賣之時無或復襲前謬自干重科之意請嚴飭諸道批曰此草記甚為得  
體為民幸甚為先嚴飭京外而仍又頒之朝絃俾各知此先甲之令莫敢犯科  
○以黃昇源為議政府左叅贊○庚辰展拜 景慕宮○召見時原任大臣閣  
臣禮堂大臣請對也判中樞府事李秉模等曰是日即長至之日也願祝之忱  
八域惟均元子宮封冊之禮必欲於今日得請矣 上曰卿等之請固當然矣  
惟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于今為四百餘年在今日惟當率由舊章而已

歷稽 列朝封冊時儀文之可以考據者只有 肅廟朝已行之禮矣蓋 列朝封冊之禮多在冲齡而 肅廟朝冊禮始行於寶齡七歲故其時儀文方為大備予亦於八歲始行冊禮而祈永之本亦惟在是予於昨年亦已言及於卿等而此蓋出於愈晚愈好之意行一三善之意亦曾有言及者而至若冠禮嘉禮則其在殿宮承歡之道有難踰明年冊禮前先行固好而既無國朝可據之例亦不可容易議到矣記昔 先朝於予嘉禮時惟於冊嬪日親臨而其餘則皆以權停禮為之予亦當仰述故事此等節目間事猶然况於大儀文乎今日卿等之請固應如此而在予鄭重難慎之意猶以為太速今日則亦未及仰稟于殿宮明年與再明年間從當更為思量矣左議政沈煥之曰此非但臣等之言既是八域萬民之所同願祝既承明年之下教固當仰竢而至於再明年則又豈可遲待乎右議政李時秀曰今日即亞歲也匝域含生攢手延頸之忱壘在於今日之準請 殿下亦豈不俯諒乎禮曹叅判李祖承曰今日之請實是舉國之同情惟願俞音之亟降矣檢校提學鄭民始曰臣等亦豈不仰認鄭重之聖意羣情之顯祝尤在於是日伏奉下教雖與全未準請有異而下情不勝泄菟矣 上曰冊禮姑且鄭重而至於禁婚則謹稽 列朝故事有一二年前



期禁之之例今亦晚而不欲遽為者亦以其屬於儀文間事也入學則冠禮前後何時不可而行於冠禮之後似好矣煥之曰禁婚是應行之典尚今不為已太晚先為出令何如上曰此亦姑俟而退考前例之可據者以待更稟秉模曰今日之教無異於已承俞音而尚未奉明教臣等之心實為泄菟矣上曰此何等大典禮則鼎席尚闕首揆禮堂亦未備負而豈可以草草議定乎明年固好後年亦好子當更有商量者卿等姑退而俟之也民始曰遲待明年已是慎重之極則又豈可更待後年乎上曰登靈臺望雲物亦以分至啓閉之日而今日日氣可謂甚好矣上又曰入侍亞堂事誠貴矣壬申年子之元孫定號時此亞堂之曾祖以承宣書傳教已卯冊封時又為都提舉此亞堂又以承宣書庚戌年元子定號傳教今又入侍於請對事亦不偶然矣因此思之此亞堂為故相之曾孫則子亦已閱人四世矣今因新曆之出計子年已為四十九歲矣列聖朝入耆社之年國初則於寶齡七十歲肅廟朝則於寶齡五十九歲先朝則於寶齡五十一歲既有先朝故事則此後諸臣亦必援例仰請而其在不稱老之義亦不敢遽當少俟來頭慶禮之年實合予意故亦欲使卿等預知矣秉模曰臣等之請對入來也候班諸宰之顛埃俞音固無論下至

與儻下賤莫不顛望以待臣等之準請臣等豈可不得請而徑退乎 上曰今日固好矣卿等之請亦宜矣予意豈出於慎重卿等姑退而俟之也○特擢禮曹叅判李祖承為禮曹判書○辛巳○壬午吏曹以經傳朱書專治人宋稚圭趙鎮球吳熙常啓薦○癸未次對○宣惠廳提調金文淳戶曹判書趙鎮寬等奏曰臣等以湖西再運船事查實則公州二隻尼城恩津德山瑞山各一隻皆於到泊三朔後始乃裝發而瑞山則聞有先期放報於營門之事云雖與他邑差間其外現發之守令不可不拿問嚴飭而尼城鴻山二邑則裝發後亦不免遲滯矣 上曰寧有如許紀綱乎王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之政在於制產而制民之產亦惟曰均其貢賦而已貢賦之名始自禹之貢殷周助徹而土之所出謂之賦今之田稅是也任土作貢謂之貢今之大同是也貢賦均然後為百姓者始可以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以資仰事俯育之計而賞善罰惡之政亦可以行於其間此所謂既富方穀也有國所重孰大於此則名以貢賦而如是犯科至有民間再徵之弊云者紀綱所在寧可任他大同之待秋停退自是特恩則拖到秋間之不足至十月晦間而並與田稅拖至九月者是豈成說乎顧今大小弊端皆由於紀綱之解弛以目下日氣見之當寒而燠當雷而雨雖

不必以某事某事傳會為說而小事積為大事則紀綱解弛之咎亦豈不驗於此等處乎有朝廷則有紀綱若不現發則已既現發之後不可不以法嚴勘就其中甚者刑配可也禁錮可也雖輕者亦難免嚴勘矣倉穀之那移立本有犯必勘法典至嚴則况敢再徵於民間乎設曰吏緣為奸而吏奸之不察亦命吏之罪也雖曰船人之遲滯而命吏如此船人又何足責焉近來此等懲勵之法一切蕩然先從一二現露者斷不饒貸始可為生道殺人之方而自卿等有司之臣益各惕念無或放過於紀綱邈然後臣主俱榮可以共享其利矣今此查實云者猶未分明以今日筵教或以公關或以私書嚴飭新伯使之一一更查而瑞山倅則當以新伯為現告云雖事關自己者豈可不自首乎道臣體重遞易之弊雖不可不念而若有真箇犯科則有難以此顧惜雖前伯亦難免不飭之罪矣在囚之德山倅亦為姑放待查事結末同為勘律可也○命移西北鎮於將軍坡古堡咸鏡道觀察使具廩北道兵馬節度使李潤謙狀啓言西北鎮基地勢隘狹土品沙礫耕播失利且無泉井汲來於數百步外川水居民見存僅為三四戶及今移鎮不容少緩將軍坡古堡關防及農作炊汲比今鎮基利害不翅霄壤且相距為五里許則移鎮之役不至大費民力今鎮基之高峰西

山東峰三處烽臺皆自鎮後山外不見處轉達邑烽今若移鎮則新設南山一烽西應高峰北應東山東應崔世峰傳準邑烽則西山烽是疊設輩彼西烽設此南烽無烽軍加設之弊左議政沈煥之覆奏曰道帥臣所論儘有意見關防形便既未詳知輕議移改非不重慎而論其事勢合宜變通右議政李時秀兵曹判書李在學將臣申大謙李漢豐等皆言其便從之○平安道節度使李儒敬報備邊司曰昌城當我山城關防之莫要而當初築城也北面七百餘步未及設城有虧簣之歎焉請得本城餉穀耗米六百石待明春築城備邊司覆奏請許施可之○教曰羣書標記今既成書此是御撰命撰諸書之分類逐年載錄可作後考以此傳教書付內閣檢校兩直閣徐榮輔沈象奎姑為勾管如外任時或年老後其代稟旨差出依監印閣臣例○十二月甲申朔○乙酉仍任前工曹判書李致中○丙戌命忠憲公徐命善子今政除邑使之官享遣閣臣致祭于文忠公金鍾秀○以尹光普為吏曹叅議李祖承為議政府右叅贊○義禁府啓言前都事元有朋供以為渠遭母喪定山於原州黃二大乘夜私掘人子至慟無處可洩聞本州吏校符同黃哥作變之說果對吏輩以為黃孝子卓行孰不欽仰而汝輩豈可恃此祠宇旌門忍為無前變恠乎吏輩果生疑恟

至於毀撤云請照法嚴勸教曰為先限已身校界仍施禁錮不齒搢紳之列配富寧府○丁亥○戊子以李秉昂為禮曹判書○己丑○庚寅○辛卯召見閣

臣教曰子於近日課讀新刊春秋今日纔畢而 慈宮為念子幼少時冊施時

國俗小兒讀書竟卷其父母飲食以識喜謂之丹施時之事設小饌故茲與卿等共嘗之羣臣頓首賀書

下御製命入侍諸臣及春秋懸讀及監印時與聞諸臣當于春桂坊人並令廣

進○壬辰○癸巳○甲午濟衆新編成 上在春邸十載侍湯所朝夕尋繹者

脉訣藥論也因以旁究醫理上自素問難經訖于歷代諸方閱覽殆遍本朝醫

書惟許浚寶鑑取稱詳核然文煩意疊踈漏亦多 上詔加彙括發凡起例撰

成壽民妙詮九卷復命內醫院博採諸方芟繁取要間附經驗之方另編一部

可行之書屢易藁不輟至御極後二十四年書始成原編八卷目錄一卷自風

寒著濕至藥性歌凡七十目每一目先叙脉訣形症次附合用方藥使遐鄉窮

鄙之民一開卷瞭然名曰濟衆新編付鑄字所鈇板印頒仍命內醫院都提調

李秉模為序○乙未命忠憲公鄭弘淳宣謚日致祭○丙申次對教曰再昨夜

日佻誠可異矣予之御極今為二十有三年實無一事做得者每一循省有愧

于中憂勤二字自古有之子常念念於此以為仰答天心俯循民情之道而顧

今節序乃是陽復之後轟燁之為異雖與收藏之月有間而轟轟燁燁無異暑節非止於一時之隱隱予心懍惕不容言論未知人事有何闕失而天之示警若是其切耶今因卿等之入叅候班未明求衣待曙引見子之所以若是懂懂者誠欲勤勵二字為一分自勉之工焉判中樞府事李秉樸曰筵席下教若是懇惻雖於純陰之月亦必有孚應之效况此陽復之後其所以感回上天者尤豈無其道乎 上曰比年冬候大抵過暖當寒不寒如是失序人能以精力誠心勉勉做去則庶或有感應天心轉暖為寒之理而顧子精力何能及此匡輔之責專在卿等古則以一卿宰之誠力能臻消弭之效傳之為美事今日卿等與登筵諸宰俱有古卿宰二十分之一之誠力而合之為一心則必無愧於古人而何患乎消弭之無其道乎向於戊戌年冬使甚暖伊時則多有以冬暖為言近來則朝著之間緘默成風此等說話未有所聞良可歎也且聞於賫咨官便彼地則道路雪塞有妨行役云以此推之冬使過暖惟我國為然尤豈非反常之事乎秉樸曰蘧伯玉古之一賢大夫也猶知四十九年之非而况大聖人戒懼懍惕之心豈或於自勉之工少有所弛耶今此下教中惟我國為然之教誠不勝欽仰贊歎之至矣若於灾異之見輒以為上天之示警惟我國為然云爾

而勤勵之念愈益懇至一政一事推是心做去則消弭之道無過於此矣左議政沈煥之曰聖心憂勤二十年如一日宵旰之念獨勞於上而如臣無似備位三事無一承佐居常而感此等乖候之氣莫非臣等冒叨匪據之致也先自如臣無狀者亟命斥退焉上曰卿所自引必以為不及古人而然也卿等之不及古人是誰之咎是誰之責職由於予一人之不及古人也故相蔡判府嘗引舉直措枉之訓而勉戒于子曰舉直固為當務而措枉尤為緊切云近者時候之如是失序無或以舉措之間有所失宜而致此謫現于上耶細究厥故莫省所由而好箇道理亦無以把持得矣今人之於事務終不能把得者有若卜筮之不能自解詩云太人占之其所以不能自筮而必令太人占之者蓋由於不能自解之故也事務之間不能把得者亦由於不及處不能自知而然必也用力於不及處而較短量長以為把得之地然後可以做去未知何以則凡於事務間能如是也右議政李時秀曰伏承下教舉直措枉誠為切要語欲行措枉之政則當自瘼曠之類為始瘼曠之類無如臣等者矣煥之曰措枉之政豈是自上所獨運者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四時之佐即臣等之責也枉直之相雜舉措之失宜此莫非臣等之不能對揚而然也上曰卿等勿須自引皆是予

一人之責也○左議政沈煥之啓言諸路採金申禁事後日籌坐有爨商稟處之命採金之禁法意本嚴而近來舍本趨末之弊誠如判付中聖教抑末之政實為當今之先務而抑末之中採金尤當為先務蓋其情不事農遊食為計之類成羣作伴百計潛採大而良田傷破小而穿窬肆行而此與銅銀等店之開礦採取有異朝聚於此暮聚於彼去來惟意合散無常故營邑無以痛禁為難而此有不然者一境之內產金之處要不過數三處為守宰者若不能各禁其境內則官令將何所行乎道不能禁戢任他潛採之守令劃即論勘匿不以聞之道臣隨所及聞另行懲一之典則庶有補於朝家重農抑末之政教曰日前刑曹判付略言之矣此事不待兩言而決在於許與不許許採則賦其稅而通其貨不許採則申禁而已設令許採有萬萬擷撲不破之良策顧今逐末之習務本為反本抑末之政一邊頒示農政論音一邊任他游食射利可謂當句不成說卿於今遂既因詢問力言禁之之當然正合予意自廟堂申諭四都八道俾即嚴飭管下守宰各從境內禁斷雖或有營邑之令前設店處一切革罷以其淘採之類歸之南畝而此後卿等亦必考其效之如何時加提飭俾有申禁之實效○命五子登科人元景鎮賜米其子之在編配者給暇過歲○左議政



沈煥之啓言阿耳鎮則帥臣既言久勤窠後舊瘼已祛鎮民安堵云則今不必更議安興加德兩鎮諸條弊端皆由於邑倅之侮蔑鎮將邑屬之侵漁鎮民漸成凋弊遂至難支安興之守城管餉與他自別道帥臣不能操切致煩朝令屢變官制有關事體為先嚴飭道帥臣務存體貌教曰守令雖三韓甲族邊將雖曠良常賤朝廷當觀等威爵秩而已近來諸道如許之弊相續登聞國之無紀綱何以為國乎設有弊瘼之百倍於此決難銷刻安興加德則後窠以文侍從及武臣別軍職及邊地已行中差違守令不受節制者使之直狀啓其後更以父勤差送其後又有有地處者時時差送事分付銓曹阿耳古羣山亦間用此例○教曰京外駁取開圻日賓對例為稟停特使之進定於今日者何也昨日則因大臣之堂叅赴坐不得為之今日則以俟班入來仍令來會而未明求衣待曙引見一則欲聞直救闕失也一則欲聞裨益於民國之言也予於御極二十有三年無一事之仰答天心俯循民情而灾沴疊見憂虞溢目觀於時令之不順軌而天怒民怨灼然若燭照春間甚於龍蛇以至入冬而尤乖當寒不寒非時之雨無異深秋氣候夙夜戰恐忘寢忘食者久矣然而方寸之間無感回孚應之誠再昨夜轟燁有非窮陰在陸之象默數愆尤無徃非罪和衣轉側直

到昧爽苟非愚無知覺之下戶編氓凌晨臨殿之本意孰不揣知而名之曰諫  
長者自侯班直歸私次因是下位僚臺一齊懸病是可使聞於隣國乎否乎隣  
國則時令適宜之故赴燕之行賫於之回皆稱雪塞難通而彼中之雪為域中  
之兩者尤豈不反常之甚乎然而職在三司之列者膠守陽復前後之常例側  
聽三日無一人效一日之責者不能導之使言予固自反在三司各盡己分之  
道果盡分乎不盡分乎彼諫長者一瞬頃驟躋內外清獻閻羅之介介雖難責  
之於人人而並與入侍之玉堂王堂李龜雲既借前席之咫尺而上自衮躬中  
而時政下而民事緘口因舌不敢發一言而隨諸臣退出其可曰先正其有後  
乎幸因大臣以民事及禁採金等數條有筵奏雖免無聊所謂三司者溺職難  
免其責推罷等典真所謂不屑之教誨并不為其委折即令該房問啓於行公  
諸人少警褻如之聽○承政院啓言依下教問於行公三司諸人處則行大司  
諫金達淳以為日昨轟雷發於深夜之中其為驚懼之忱達宵憧憧只緣控伺  
之質未有一得之見他他泄式至于今揆以分義當伏何辜臣於向日槐院  
事前後做錯不一而足任他不論之教至及於大臣臣日夕俟勘無地自容云  
執義曹允遂司諫朴崙壽掌令閔命燦金銳獻納南惠寬等以為再昨轟燁實

甚警懼忝叨言責之地其所警惕憂愛之忱固自倍而似泄度日未效一言之  
匡救惶懼不知所達云應教李龜雲副校理趙得永金履載修撰南履翼曹錫  
中副修撰朴鍾淳金熙周以為臣等猥忝經幄論思之列適見深冬轟燁之異  
而未效一日之言責臣龜雲至登賓對一味含默及伏承聖教警懼求助之德  
意溢於辭表誨責備至臣等失職之罪尤無所逃云矣教曰既往勿言而凡事  
各有應行格例則固不可以一二臺閣玉堂一己之見破格為之官以諫名職  
是論思者何言不可言何時非其時而觀此問啓有若不敢違越格式有懷莫  
伸然者諛辭知其所蔽遁辭知其所窮云者若為今日三司而設也聖人之言  
豈欺我哉合啓體段三更前例為傳啓况諸人皆詣臺凡有可言使之竭論不  
諱因此又有提飭者名之曰合啓則只使一臺入來傳啓全失古例至於長官  
除非次對時則近不詣臺清朝典章為近日取便之諸臺所毀劃者不亦寒心  
之甚乎此後長官無敢懸病之意嚴飭兩司仍令該房載之故事○丁酉左議  
政沈煥之右議政李時秀聯劄請譴批曰昨筵之上下酬酢不啻縷縷予與卿  
等實心勉勵則必有實效更有何餘意之未罄復尋自引之劄乎若此則但當  
別出無於例之別例而徒歸於瀆而止誠非所望於卿等者既呈之不得不宣

批卿等安心視事○戊戌御春塘臺行抄啓文臣親試宣傳官射講日次儒生  
殿講召見各司久任郎廳○以申大僕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已亥行上  
齋生應製優等人比較進士尹行澈居首用太學薦故事筮仕承傳○仍任吏  
曹叅判李書九○以李祖承為刑曹判書○庚子○辛丑○壬寅以趙尚鎮為  
刑曹判書○癸卯教曰此宰臣以其在外任尚在亞卿都揔管見稟以永興府  
使李敬一擬入決非可棄之人特以李明淵之在北青者為其代肅命後赴任  
事下諭該道臣○行都政吏曹判書徐龍輔叅判李書九  
叅議尹光普兵曹判書李在學○以金垞為僚屬教  
曰此人一見知其所存而其後上疏動引朱子可知其實地工夫嘉獎於其批  
又於筵中屢有提教而擬待內遷矣且聞兩大臣之言又知其非疏俗僚屬啓  
下使之乘駟上來仍為下諭○以李性默為黃海道兵馬節度使徐邁修為禮  
曹判書○甲辰奎章閣進御製繕寫本御製自春邸時至己未年分為四集其  
目為三十詩五編書一編序引四編記三編碑三編誌一編行錄一編行狀一  
編祭文八編論音四編教七編敦諭三編諭書三編封書三編批五編判三編  
策問五編說一編論一編贊二編箴一編銘四編頌一編雜著七編講義五十  
六編類義評例二編故寔六編審理錄二十五編日得錄十九編羣書標記五

編凡一百九十一編自設閣初定諸閣臣御製會粹之法而徐浩修實主之立義例分編次戊午秋命浩修與李晚秀金祖淳李存秀茅監繕寫甫數十編而浩修卒是歲命徐榮輔續編校寫鄭大容沈象奎金近淳茅分校至是寫完二本閣臣奉詣閣外以進一本藏于大內一本藏于摛文院論賞閣臣浩修賜祭榮輔錫馬餘皆錫賚有差○知中樞府事洪良浩上劄進興王肇乘四編曰洪惟我東方有國粵自邃古檀君首出箕子東來自茲以降分為三韓散為九夷及至羅麗始得混一而其教則儒釋相半其俗則華戎交雜然而地近燕齊星應箕斗故檀氏之起並於陶唐箕聖之封肇自周武蓋其風氣相近聲教攸漸衣冠悉遵華制文字不用番梵或稱小中華或稱君子之國與夫侏儻左衽之俗迥然不同而第自王氏之世壤接棘鞬疇連蒙元故禮教不興倫紀不明擊刺以為能事叛亂殆無虛歲檀箕之遺風漠然不可見矣何幸天開鴻荒運屆熙明我朝之興適會於 皇明肇造區夏之時錫號賜冕視同內服乾坤與之合德神人為之夾助於是乎我 太祖大王以聖神之姿當千一之運南征北伐奄有三韓創業垂統立經陳紀斥佛老之異教敷先王之大法文章煥乎商周聲明耀于寰海琉球入貢暹羅獻款兀良哈源了浚之屬相率而聽約東西

連渤澥東盡瑟瑟海橘柚之包豕豹之皮自南自北筐篚相望魚鹽之饒可埒於吳楚繭絲之利不讓於齊魯禮樂興行風化昭融家習俎豆童誦詩書馬廐羊豎皆服三年之喪竈婢媪婦亦耻再醮之行蓋自東方生民以來所未嘗有而箕聖九疇之教始行於今日猗歟盛矣此豈無所本而致哉竊稽自古帝王受命必因其先世積德籙靈作善降祥天必命之克昌厥後如高山大河有宗有源商周之本於稷契經史可按也惟我國祖遠自新羅司空潛光未顯亦遠延至于 穆祖居仁行義肇基王跡其猶公劉之居豳乎曰若 翼王曰若 度王屢遷厥居克勤克長暨我 桓考丕篤前烈人心歸附終成大業其猶太王之遷岐乎經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當此之時奇祥異徵錯落瓌偉北方之人至今傳說蓋由天眷有德監觀四方山川之效靈神明之默佑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惟此盛蹟或見於稗官野乘而未有刊行之信書只憑口耳之相傳臣竊恨之迺於曩歲待罪北塞遍覽山川興王古蹟無不目寓而身履如到豐沛之鄉親聞大風之謠緬馬興感顧無以鋪張揚厲也尋又獲叨實錄纂修之任得窺金櫃石渠之秘則憲章制度之盛雖載於寶鑑而攘夷拓地之功皆屬於勝國無可以徵據惟龍飛御天歌一書備載龍潛勝蹟而是書也專以歌頌

功烈發凡起目故逐段設譬遠引古史有異記事之體亦無編年之序先後失  
次世代難詳不足為信史而傳後也臣於是竊就麗史及龍飛歌私自鈔輯分  
年繫事退又博考輿覽及陵殿誌松京誌國初文集有及於興王時事者蒐羅  
採摭援彼證此刪繁就簡異條同貫而只從刊行成書不敢混及於私藏漫錄  
務歸謹嚴而精寔所以重事體也彰鴻烈也既以哀成三編然後附以北方古  
蹟之昭著流傳者各載 列朝記述發揮之辭下及詞臣揄揚贊頌之語摭為  
四編名之曰興王肇業自顧眇末鹵莽之賤何敢與議於秉筆之重事而官忝  
館閣是古太史職也不揆愚妄輒有撰述僭越之罪實無所逃茲敢盥手齋誠  
隨劄祗獻伏惟我 聖上以繼述之孝篤追遠之誠建赤島之碑紀慶興之宅  
讀書之堂馳馬之臺闡古蹟而揚先烈無遠不顯以至象山之遺址亦皆立石  
而表章之數百年未遑之典於是大備於乎至矣今臣所進有概聖衷則清燕  
之暇特賜澄省藏諸內閣以補闕史我 列祖德業之積累開創之艱難庶可  
昭垂於來許而亦於守成裕後之謨念茲在茲不愆不忘太平萬世惟無疆休  
矣批曰彰祖烈而揚先休莫詳於詩書而伊訓無逸主於告戒玄鳥生民專於  
誥頌紀載之體三代無傳馬非無良史氏也蓋其事至敬其義至大然耳猗歟

我國家聖繼神承如天地之悠久如日月星辰之昭昭實本於豐沛聖蹟而尚稽一部掄揚之編特不敢也非未遑也此所以寶鑑纂次之日敬書十九聖洪謨盛烈而興王以前則不得述焉也子小子夙夜一念以先王之心追朝之心以列祖之心體聖祖之心紀陶復之基闡長發之祥以永貽萬子孫無疆惟休者乃以一二貞珉之刻少寓追遠報本之誠今卿據龍飛之歌抽金櫃之藏分年繫事著為一統信書此古太史之職也取卿所進興王肇乘二冊敬閱之深感卿誠令內閣開印奉藏庸作我家之琬琰○備邊司啓言統營所管別餉米當初設置法意甚重蓋為別儲餉穀以備不虞無論元耗與加分耗固宜每年全數會錄於元穀以為漸次積儲之道而間因監營報債之用八年許劃耗條已非當初設置本意又於己酉因統營之凋弊還屬之統營每年加分耗使之限十年作錢買田以充設屯之資蓋亦出於權宜不得已之政也自己酉至戊午已滿十年之限其間加分耗之取用為三萬十一石所買屯土亦為三百七十五石下種之地雖值中年稅入之租當近三千石以此近三千石稅租逐年作錢買土一如別餉耗米取用之例則差過十年當得近萬包穀物此專在於帥臣之勤慢別餉米加分耗自今己未條為始更勿取用一並



會錄於元穀以己買土稅年年作錢增買設屯而稅租豐歉作錢多寡並與新  
買土數依近例每歲末一一修成冊報本司之意請嚴飭該帥臣從之○備邊  
司以御史可合人曹錫中趙得永金履載抄啓○復授李漢豐訓練大將○乙  
巳○丙午展拜 景慕宮仍齋宿教曰今夜當行騰享于廟社殿宮而 宣陵  
忌辰相值皆不得親行夜將出齋以待禮成而且於近日樂院釐正之節族胙  
調欲為試閱而肆儀亦以齋日不用樂當於享時出坐齋殿之庭以俟禮畢兼  
欲審聽之今日展拜後仍留齋殿明當還內矣廟社則遣承旨檢飭祭品措備  
與行禮儀節南殿則承旨摘奸後來奏○丁未行 景慕宮臘享大祭攝儀也  
教曰將事奏樂時予欲躬臨審聽而行閣與齋庭一也當從便出詣行閣以待  
禮成矣本宮提調先往設位版後還奏可也時至獻官以下以次入就位行禮  
迎神樂作 上曰升歌節族比前果為舒緩矣祭享禮畢教曰昨日雖行展禮  
今則日已改矣且今日異於常日當有行禮節次矣仍詣版位展拜陞詣宮門  
內奉審平明還內○義州府尹金箕象馳啓言大國人持禮部咨文出來拆見  
則以為差備譯官李邦華賁咨官李光稷向副統張承勲宅內投私書云馳通  
一度則禮部傳牌內開前往朝鮮國恭領高宗純皇帝升配天壇恩詔欽派正

使委署散秩大臣侯田國榮副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英和並六品通官倭克經額六品通官雙林倭昇額無品級通事寧保俱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起程所有恭賞詔書一道並執事等項合先行知會事並與咨文還為監封上送承政院而馳通一度則不過咨文遞送事故依前留置今此以鳳城將馳通事意觀之勅使傳牌一紙未到鳳城而只以照牌錄文成送馳通禮部粘紙原牌文初不付來故牌文聲息及勅行早晚探問訓導方世洪星火入送于鳳城取考前後謄錄則勅使起程或二十六七日或二十八九日渡江出來今以起程日子計之則勅使渡江日子似在來正月初七八日間○咨文禮部為欽奉事主客司案呈嘉慶四年十月初九日內閣抄出本月初八日奉上諭本年正月內遣副都統張承勳為正使禮部右侍郎恒傑為副使恭頌高宗純皇帝遺誥於朝鮮時朕曾面諭張承勳等以此次奉使朝鮮非如常時之勅封國王及世子可比如該國王有餽送使臣禮儀不得收受是以張承勳等將國王餽遺禮物却而不受復經該國王將原奉高宗純皇帝准受正禮諭旨呈出閱看伊等仍不敢收受然不應令差人將禮物賫至鴨綠江濱囑令原使帶回以致該國賫送禮物人負遠道勞徒勞駟站辦理殊屬錯誤因將張承勳恒傑交部議

處並將拘泥錯誤緣由降旨諭知該國王又令軍機大臣當面傳諭該國使臣知悉該國王自應欽遵朕旨將禮物收回乃事隔數月該國差備譯官李邦華推帶私書令賁咨官李光稷向副都統張承勳宅內投遞經張承勳將李邦華原書進呈朕閱書內所叙情形其前此賁送上儀物件以尚在江邊守候殊屬非是李邦華此信或係未經呈明該國王竟自携帶來京而天朝法令森嚴人臣從無外交之事斷不敢將屬國陪臣書信匿不奏聞亦無將已却之土儀又復私相授受之禮該國王應將李邦華李光稷各加嚴飭並約束陪臣嗣後不得帶呈私書至所留土物即遵前諭收回不必再瀆埃該國遇有喜慶事件遣使到彼該國王仍可敬遵高宗純皇帝諭旨辦理以盡事大之禮也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移咨○以鄭民始為館伴徐龍輔為遠接使○左議政沈煥之啓言使臣之出疆也如有關於使事則或不得不呈文禮部而至於私書相交邦禁至嚴前後申明之飭教尤何等嚴重而賁咨官李光稷以么廢譯舌借名首譯私作書札至登於禮部咨文事之無嚴莫此為甚其在申邦禁杜後弊之道不可尋常處之李光稷亟下攸司姑為減死施以杖流之律李邦華雖曰渠所不知既已名登咨文請亦為革職仍飭彼中私書往復之弊從之○以李魯

春為吏曹參議○戊申 上請建臣曰子於近日治法政謨漸無可觀而獨於文字邊有所長進者亦由於讀書之不廢故耳子雖否德豈不日親賢士大夫而顧今之所謂賢士大夫者既不能如古故晉接未免漸踈宦妾之輩則其所斥遠之嚴截尤是子本來規模燕漢之中既罕與人接則晨夕工課惟在經傳之中而裨官雜記未嘗看過一板獨以射則六藝之一而我朝相傳之家法昔在先朝寶齡七旬之後親臨慕華館御射中鵠宣賜弓矢于訓將李章吾其家想至今寶藏矣予以仰述之意亦不能寢肄習而腕力漸不如前亦未得如意今歲已暮矣古人有計功計過之語子今通歲而計之則計功邊無一可言而政令事為之間無往而非可計之過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必於四十九歲之除夕始知其前日之非而蓋其內自點檢之際必有獨覺之妙子則尚未有脫然覺悟處豈不悶然乎今春夏間乖氣便一劫運至今追思尚切慄然而又因夏間之亢旱積費心慮賴天之靈幸得年事之稍登冬候之過溫又甚乖常故十月則慮或有災異不敢弛心轟燁之異乃發於日前是必因此心之放過而然矣年年點檢殆若吏部之考功而歲月荏苒功效漠然設或有一能一善而畢竟功不掩過言念及此豈不矍然慄然而繼之以歎

然乎○仍任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李濶謙○御春塘臺行新舊別軍職試射  
○已酉○庚戌備局有司堂上李書九啓言勅行兩西驛馬不用撻產故北關  
驛馬補把於關西關東驛馬補把於海西而今春以通用撻產之意已筵稟行  
會即見黃海監司朴基正狀啓今番勅行關東驛馬又請補把雖以前此勅行  
時入把馬匹數觀之通用撻產則各差備分排外本道驛馬尚餘六十餘匹關  
東馬之復請補把殊涉不審自今以始永除關北關東驛馬補把之規恐宜從  
之○迎接都監堂上趙鎮寬啓言迎送勅茶禮時每用蓼茶而蓼雖珍品既非  
恒茶故未能知味反不悅口雖以今春茶禮時所目睹言之容使受鑿嘗而不  
飲其意可知也如取他茶之佳品而用之則恐得宜請以此定式從之○辛亥  
御春塘臺行壯勇營來庚申春等試射○以具敏和為進賀兼謝恩使韓用龜  
為副使柳耕為書狀官○命社稷祈穀大祭誓戒時讀誓文官以曾經吏判為  
之時吏判徐龍輔奉命在外故有是命○杜陸千選成 上以詩道係於治教  
之污隆而近代之詩日就隳殺思所以返之古淳既選朱子詩為雅誦又以朱  
子於唐獨取杜工部詩陸務觀與朱子同時而朱子許以和平粹美有中原昇  
平氣象曰當今之時求古之世教其民而化其俗捨杜陵奚以哉乃選杜律五

七言五百首陸律五七言五百首凡八編名之曰杜陸千選鑄字所印進頒賜諸臣○壬子副修撰金熙周上疏曰噫法久而廢理之然也惟我朝聖神相承典章畢備所以垂後昆而詔來世者至矣盡矣而風教日益弛綱紀日益壞雖二帝三王有不能以此為治者即今日之文具是已嗚呼天下之事若小若大無細無鉅未有不誠而成者即天之理也是理一有欠闕則做百事不得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我 殿下不養於平日而必責之於一日不求之於未災之時而求之於遇災之後此災異之所以疊見直諫之所以不聞也近使三司諸臣並令臺廳傳啓亦可見慙慙之至意而不能十日廳鑰長鎖臺臣奏對之言貴於容受而或違體例則遽加摧折無所假借承宣出納之職在於惟允而不概聖心則必加譴責自外阻搪然則不但養之無素正所謂欲其入而閉其門也殿下求言之教亦安知其不出於文具而終歸於不誠之科乎昔臣先祖副學臣宇宏嘗於筵中奏事語到聖量不私 上詰責之左右莫不震懼起而對曰即此其一也天威遂霽王音和豫君臣之間誠意之交孚有如是矣我 殿下果以 聖祖之心為心則何憂乎直言之不聞乎臣又有區區含意未達者先正臣李滉平生藉手以事君者即聖學十圖是已先正所以眷眷勤勤於十圖

之上而要以格君心而清化原者果何如哉伊時聖批溫諄誠心嘉納既揭之御屏以寓誓御之箴又以印頒臣僚以存常目之戒今是圖之不講久矣豈不慨甚乎臣謂十圖舊板久已刊晦宜令內閣重刊大小二本粧為御屏小本印頒諸臣以為我 聖祖相傳之心法而使諸臣各知事君勉君之法不外於是則其有補於治道也大矣批曰諸條好矣當留意附陳聖學十圖令內閣稟處○江原道觀察使南公轍馳啓言杆城郡流戶還接為五百八十戶諭曰免役之期尚餘其所招徠不可泛忽舊戶安接益加銘心○癸丑展拜 景慕宮○教曰今夜祈穀大祭受誓戒讀誓文時聽誓之任當為備負前刑曹判書趙尚鎮仍任○廟謨彙編成先是 上命備局堂上李性源彙次 英宗朝教批奏啓之屬於廟謨者始甲辰訖丙申以類彙輯分為六典至是命李書九等續成之共七十五卷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二



(B)  
732.55  
4724  
[v.26]  
no.52  
0230253

昭和七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6]  
no.52